

年

卷

期

1

7

第

第

奔騰

第一卷

第七期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非常時期非常常識

世界書局發行

戰時常識一冊	防空常識一冊	防毒常識一冊	戰時後方工作一冊	戰時治安一冊	戰時金融一冊	戰時生活一冊	戰時衛生一冊
每冊僅收成本三分	每冊僅收成本三分	每冊僅收成本三分	每冊僅收成本三分	每冊僅收成本三分	每冊僅收成本三分	每冊僅收成本三分	每冊僅收成本三分

宜置

一版民航



真光照相館



專攝上等美術照片，定價克己。
兼代客沖印放大各種軟片
時間迅速，出品精究

地址：江蘇路中市二一七號
電話：第二三〇一一號

奔 濤

第

一

卷

第

七

期



奔濤半月刊一卷七期目錄

論 文

莎士比亞與民族理想……………方重(五—一卷)
 舞台裝置和演員導演者演出者的關係……………陳夢荻(六—一頁)

散 文

記友人北遊雜感……………亞明(五—一頁)
 戰線風景(一)……………滌紫(五—一頁)
 我流出了歡喜的眼淚……………紫墟(五—一頁)
 一個圖書館員的自述……………碧茵(五—一頁)

小 說

九頭紀……………空堂(五—一頁)
 貂蟬……………王亦飛(五—一頁)
 死……………江鳥(五—一頁)

劇

光復之夜……………吳若(五—一頁)

詩

征人曲……………白也(五—一頁)

歌

烽火……………張哲之(五—一頁)
 月夜……………太庚(五—一頁)

編輯後記……………

編者(五—一頁)



九 頭 紀

空 堂

盤古獨個兒躺在自家開闢的大地上，眼睛睜睜地凝視着清虛的藍天，心兒跳得非常厲害。在平時，還有他自己的脚步声，拍拍地在黃澄澄的地面上響來響去；現在呢，除了他的急促的喘息聲，只有他的心兒在砰砰地響着。這心跳聲越發襯出了周圍是凜冷了的寂靜。

自從開天闢地以來，已經很久很久了，他獨個兒生活着。天，除了藍色之外，是空空虛虛的；地，除了黃色之外，也是空空虛虛的。在這空空虛虛的天地間，他獨個兒生活着，已經很久很久了。

「多麼難過啊！」很久很久以前，他舉手向天空伸了一個懶腰，這樣喊着，想排除掉他的無聊。

「多麼難過啊！」不曉得喊過多少次數了，他現在還想這樣喊。

他深深地感覺到這種孤獨的生活，不但毫無趣味，簡直不像樣子。他覺得非改造不可。他願意拚命去創造出一些什麼來，使生活豐富，使生活增加意義。他爲了要實現這個志願而盡所能地努力着，努力着。現在雖然已經快要

死了，他的心兒却格外活躍。

聽哪！——

「砰砰！砰砰！」他的心兒跳得好像地震一樣。

☆☆

不知不覺間，又過了很久很久。

這時候，由盤古的屍蟲變成的人類，已經相當地長大了。

大地上，不但已有人類，而且盤古的骨骼已經變成山脈，血液已經變成河流，身上的一切已經盡所能地變成各種各樣的東西。比方花草樹林，就是他的頭髮所變成的。不但大地上已經不再是空空虛虛的了，就是藍天也一樣地起了變化。這時候，天空裏朦朧地正充滿着很濃很濃的白霧。

因爲白霧正濃，人類並不知道天空裏還有什麼東西。他們渾渾噩噩地生活着。他們連盤古的名字尚且不知道，更不要說到盤古的那個偉大的志願。

能夠知道盤古的志願，並且使他發揚光大的，是一個超人，名字叫做人皇。他的相貌跟人類差不多；但是在人

類當中却很明顯地看得見九個體格魁梧，精神飽滿的人，那就是他和他的八個弟弟。他和他的弟弟們却是盤古的心兒所變成的。他依稀記得盤古時代的孤苦，他決心建立熱鬧開闢的群衆生活。他確信他們兄弟九個，協力同心，一定能够在最短期間實現這個偉大的企圖。他更確信他們周圍還有許許多多的人類，他一定能够把他們組織起來，訓練起來，而完成這個偉大的企圖。

☆☆☆

天空裏的白霧漸漸地稀薄了。

這個當兒，在薄霧裏現出了兩個東西。一個白；一個紅。紅的，老是團團圓圓；白的呢，有時固然是圓的，但却漸漸地消瘦了，殘缺了，殘缺得變成一隻香蕉，有時竟不知乾到哪裏去了。

——這是什麼東西呢？

人皇仰望着天空，沉默地想。只有他才在這樣想呢，人類却是熟視無睹的，連他的八個弟弟也並不怎樣注意。天空裏的白霧越發消散了。

於是乎，不但人皇的弟弟們必然地注意到天上的現象，就是人類也驚奇地呆望着那兩個東西。

那兩個東西，白的更加雪白，紅的更加紅渣渣了。

——這是什麼東西呢？

人皇坐在地上，左手握成拳頭撐住左頰，右手抓着一

個石頭在地上畫來畫去。他想正確地認識這兩個東西。他想把它倆繪成圖樣。他照着那殘缺的樣子畫了一個「形」。他康健的臉上露着康健的笑。他有把握了。他又照着那紅色的一團畫成了一個「形」。他笑着把石頭摔掉了；這一摔好像擲出了一句得意的話：這兩個東西原來如此。

不過，後來他又把「形」修改了一下，改成「形」。因為經過了相過的時間之後，他已覺得有一條條的光線從那個紅渣渣的東西射到他身上來。

☆☆☆

「噢呀！可怕啊！真不得了，熱死人啦！……」

是的，這樣熱，叫我怎樣活下去呢？……」

自從這的光線——就是日光——照臨到地上來了以後，人類便遭孽了。與其說是「天作孽」，寧可說是「自作孽」。一般人委實太愚昧，太懦弱了。初時對於那個紅渣渣的東西，只會癡癡地張開嘴巴呆望着，既不明白它是什麼東西，也不想明白它。後來，日光一天強烈過一天，他們的沒有思想的腦殼，便被日光攻進去了。起碼是把可貴的汗白白地流得滿頭滿臉；接着是頭暈目眩；甚至得到日射病，臉色突然變黃變白，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再不會爬起來。

「噢呀！可怕啊！……」

因為熱死了人，人類便由「不明白它」進而害怕它

這樣一來，他們越發不能活下去了。

爲什麼呢？

由屍蟲變成的人類，本來不瞭解這一套，但是人皇——盤古的心兒的化身，却不會輕輕地漠視了這種現象。他左手握成拳頭撐住左頰，坐在一塊石頭上，沈默地想着；而任那懦怯的聲音：「噢呀！可怕啊！……」像輕風般從耳邊吹過去。

☆☆☆☆

不但懦怯的人類害怕日光，而且人類的毛病好像傳染病一樣，連人皇的弟弟們也被傳染着。

開始的是那最幼的一個。他看見人類那樣容易地一下子就倒一個，一下子又倒一個，他就想到自家跟人類差不多，人類受不住日光的烤炙，他也一定受不住。只因這一念之差，他突然覺得汗流得太多。他的心兒更異樣地跳，他的心裏更虛了。他竟以爲日頭是一個大大的天魔，是要來收拾他們的。他越對日頭望着越感到恐怖。他終於覺得腦袋裏的筋肉勞勞地動彈起來。耳朵也噹噹地發出了聲音。眼前有金色的流星在跳舞着。一忽金星變成銀色的細粒在紛紛地飛。又一忽銀粒變成白霧。這白茫茫一片，只一閃，便黑了。

等到人皇和其他的弟弟們跑前來時，他們對於這個無異是自殺的屍體，只好垂低了頭。

在這個當兒，「撲通」一聲，又倒下一個人。人皇一

看，是他的五弟。他連忙把他抱起來，抱到樹蔭下去。拿了一塊石頭給他做枕頭。又替他捏捏頸筋，按摩胸脯。他沈默地這樣做着，態度非常嚴肅。他決心跟日頭決個勝負。

他的五弟漸漸地醒轉來了。

☆☆☆☆

「喂！老五！你爲什麼也倒下去？」

「我害怕哩！我看見九弟的臉色那麼黃那麼白，而紅漬漬的日頭却格外增強紅光，彷彿是吸取了九弟以至於一般人類的血氣而增強了的。並且，我對它望着，它竟像對我示威一樣，得意揚揚。這麼一來，就不由我不害怕了。我的心兒嘩嘩地跳，我的冷汗不住地流。我想逃避，但突然看不見道路。……」

「呵！原來如此！」

人皇高興得跳起來。在他的五弟的幾句話中，他找到了救亡的辦法了。於是，他說：

「原來最大的病根是對它害怕。我們應該知道，無論什麼事，一疑心便會生暗鬼。既然對它害怕，便會弄到心中無主，使它得以乘虛而進。它是乘虛而進的啊！你越害怕，便越不能抵抗它的侵略了。其實，它有什麼可怕呢？只是我們太重視了它而減少了自信力擺擺！固然，它有很

強的光線，但這是自然界的現象，只要我們自信我們的腦筋，體力，足以抵抗它，我們的信念不爲它的熱力所動搖，我們的思想不爲它的熱氣所融化，我們便會毫無損傷。豈但毫無損傷，並且反有益處。……」

「什麼益處呢？」第六的弟弟這樣問。

「……益處是：因爲了它，我們不能再馬馬虎虎了，不能再腐化了。我們要時時提防着，警惕着，力圖自強，而成爲一個活躍的份子。」

「是的，大哥！我也幾幾乎要暈倒的，但是聽了你的身話，我的腦筋豁然清醒了。好像有新生的氣力湧到我的身上來。我要照着你的話去實行。……」

「是的，我也要……」

☆☆☆☆☆☆

是很奇怪的事，然而一點也不奇怪。

人皇的弟弟們把人皇的話奉爲信條，同時，人皇又發明了在烈日下工作，必要時可以到樹蔭下休息一會，或者喝點水，這樣，不但不畏日光，且覺得很有趣味，他們在烈日底下奔走，在烈日底下工作，因爲信仰堅定，精神飽滿，他們竟平平安安地毫無事變發生。

就是老五，本來應該是驚弓之鳥，但是他實在並不懦弱。從前失去了自信力的時候，以爲那個紅漬漬的日頭，

得意揚揚，是在吸取他的血氣，但是現在他以爲日頭不過是一塊溶岩。從前只朝着畏懼，無抵抗，退避——這一條自殺的路上走，但是現在他勇敢地前進了，對一切都敢於迎頭趕上去了。這樣一來，怪！反而不會頭痛。雖然流了汗，却是流了有代價的汗。

這是很奇怪的事吧？——不！一點也不奇怪。

老五尙且如此，老二以至老八更不消說。弟弟們尙且如此，人皇更可知道了。

正當人類被日頭欺凌得焦頭爛額，死傷枕藉的時候，他——我們的人皇，跑進人羣裏來。他把自己的信念摘要告訴了一般人。他以身作則地說他自始至終不怕這個日頭。他躬行實踐地使人們看見他實在並不氣喘不汗流。尤其是，他的臉色在抵抗烈日的時候，越發露出紅漬漬的康健之光。這光，使一般懦弱的人類都感動起來，挺直身子，準備照樣抵抗，認真做「人」。這光，這由自信力發生出來的光，實在並不弱於日光。

就這樣完成了一個燦爛的時代——九頭紀。而人類得救了。

附誌：古史稱人皇氏的時代爲九頭紀，因他一姓九個人；頭即是個的意思。



記友人北遊雜感

亞明

軍車開到一座小山腳的車站停止了，車頭子「吡！吡！吡！」不斷的喘着大氣。我們三個人想偷點空下車去照相，於是，揹着照像盒子，揀着皮包，拿着手棍，下車後走向友站外的一個小坡上，遠望着另一個較高山頂稍下的凹口裏人，有一些雄偉的碉堡，前面還有兩三個高大的黑影走動，定神細看，判斷是荷槍瞭望的哨兵了。我們覺得這形勢很雄壯，就打開箱匣子攝了一張，這時，叫笛聲鳴了幾下，我們趕快回進站內上車，見着一大隊的機關槍隊，剛把槍彈搬完到車上，在那兒站隊，看齊，報數；佩着兩道金威線，三顆金花領章的上校隊長開始訓話，這人年約三十多歲，身材高大，聲音洪亮，一隻手撫摩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佩刀，一隻手握緊拳頭，神情很緊張的在頓足說：「弟兄們！我們今晚到勝縣待命，說不定明天就可以加上火錢了，這次的戰爭，是國家民族存亡的戰爭，我們是為整個民族的生存而戰，我們要奮勇殺退敵人，不使整個民族的生機受着創傷，我們不過是少數細胞，祇要整個生機能夠延續發展，我們縱死也不過是少數細胞的新陳代謝，算

不了什麼！我們若果是活着當亡國奴，叫子孫替人作牛馬而至於絕滅，倒不如我們很光榮的來拚一下命，洒一股熱血，叫後人抬抬頭，讓偉大的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生存在世界上。你們聽到了沒有？聽到了！明白了沒有？明白了！」這大夥兒「明白了！」一聲之後，便喊解散，都上了車。一會兒車開了，我們三個人彼此談着，這隊長不愧為一個現代軍人，一大隊的兵士也都整齊精壯，槍箱彈箱也堆集得不少，這該是我們國防部隊的精銳了吧，不然，軍容那會這樣好呢？不過他們這一個×××的番號，我們都不大熟習。火車連過了兩個小站都沒有停，我們祇恍眼隨着每一個站上都有不少的騾馬，軍用物品，還有些手上裹着細帶的輕傷兵士，重傷的當然是運到後方醫院去了。快要下午四點鐘。車子由慢駛而又停止了。這就到了勝縣東邊的朝天壩，由這裏下車進城還有十五里，我們為要想騎騎大狗似的驢兒，就叫了三匹驢，加一點錢，驢夫替我們扛着行李，便大家登程上路，趕在軍隊的前頭往縣城走去，驢兒走得慢，吼牠不走，打牠愈不走，祇好回頭關照牠

的主人，祇聽得驢夫「的兒」的兒」的兩聲，他便奉了聖旨似的，四隻小脚跑得飛起來了。走約八里路的光景，到一處幾家茅棚店地方，驢夫喊要喝水歇氣，我們也下來坐坐，但賣燒餅麪條饅頭的棹上，都坐了些人，除一批弄猴戲的面外，大概是趕駱駝和驢子的了，因為另外幾匹驢兒站在那裏，幾十個駱駝在那邊院子前睡着，一大堆煤矸子在那兒排着哩；猴子蹲在弄猴人的肩上，沒精打采的，弄猴人們的衣服都破完了，見着我們，便想乘機起來，敲羅作戲，弄幾個錢，但是我們會意，率性告訴他說快走了，他們很喪氣的沒動作。而那些脚夫們，除二三個十五六歲的青年，還顯出點精神外，其餘大都是面黃肌瘦的中年和老年人，毡帽破了口，棉衣開了花，手上長了凍瘡，一身是灰塵，愁容堆着滿面，口裏常打呵欠，幾個人鼻涕眼淚都流着懶得去揩，駱駝呢，雖一個個昂起頭向前望，但都瘦得骨頭支出很高；驢兒也站着死眉閉眼；我們想這種種的疲困現象，完全是由於飲食的營養不足之故啊！不遠的沙壩裏有許多軍隊一行一行在操練，高唱着國民革命歌，復興曲，聲若巨響，震撼山岳；國旗一傍凌空颯揚，步槍一棚一棚地架着，十分壯觀；這種歌聲，比較在後方各大都市，紙醉金迷的消閒場合裏聽去，其意義真有霄壤雲泥之別。天快黑了，我們前進入城，到了城外約一二里路遠，即遙見堦堦高聳，古剎巍然，陳舊的金鼎，映着晚霞，

還發出燦爛奪目的光芒；漸走漸近，檐角的銅鈴迎風擺動，也發出清脆的聲音；到了城外，騾馬嘶鳴，高大的守門軍士，持槍怒目，兀立不動，一部份則檢查旅客行李，完全一派殺氣的氣氛；不過檢查者手續雖苛細，態度還和藹。進了城，投到一家長發棧裡，我們都洗過臉，揩揩皮鞋，襯衣都沒換，便跑到曾經認識過的張縣長那裏去，據說前方很緊急，張縣長到前方司令部去了，由他的科長交到轉給同伙李君陳君的各一函，我們回店晚餐，房間裡一燈如豆，破紙窗被風吹得呼呼的吼，秋初的北方，已經冷得想烤火，但店裏還沒有一點預備，大家用木桶洗脚取暖。李君說：「明天休息一天，後天我們就此向後而返吧，想不到這次竟到了這些地方，轉瞬就一個月了，我的家眷就要由牯嶺回到南京，還得我自己去接她們，各樣料理一下哩。」陳君接着說：「真倒霉！一時的好奇心衝動，跟你們跑到這些鬼地方來，吃够了苦頭，我還兩天簡直要病了，而且靴油也快用完了，襯衣也洗得不好，飲食一個地方比一個地方壞，我的小孩又快滿月，老婆還來信催我趕回去做湯餅會哩！我們明天一定走了！」我聽了他們兩位的話，心裡一想，非常難過，我便情不自禁的生氣說：「你們大概是不知道中國的情形吧！或者你們忘記了是中國人吧！這兩天我們看見的，聽到的是什麼？國防前線的同胞在幹什麼？他們忍飢受餓的在前方為我們流着汗，流

着血，防衛國族，而且剛才不是有人說前方情形很緊急嗎？而你們享受了國家優厚的待遇，這時倒急於要去接太，辦內差，甚至要忙去做湯餅會，你們真太沒有心肝；往天你們隨時咕咕咕，我都忍着，今天叫我實在忍不住了。陳君也惱羞成怒的反問着：「那末，你究竟要怎樣呢？你以為在這兒多住幾天，或更到前方走一趟，就會救了國吧！笑話！打官腔，說時髦話，你這一套我也會哩。」

李揮嘴說：「這些廢話，誰不會說呀！管你怎樣！明後天我總是要轉去的。」我簡直氣的幾乎說不出話來，便站起身吼着：「你剛才不是說走到這些鬼地方麼？你知道這些鬼地方，正是敵人要犧牲一切來強佔，我們的守土將士們不顧一切犧牲要保護的寶貴領土麼？你知道沒有這些地方，那末，你的家鄉，你所留戀的繁華都市，你的人格和生命財產都會一樣樣的交給敵人麼？你還往那裏走呢？依我的意思，明天在這兒休息一天，後天再到前方去看看，最好能到陣地一行，若戰況實在緊急，我們便要求入伍作義勇軍，或加入救護隊，並去信鼓勵後方各省的壯士來參加，以壯我軍聲威，而寒敵人心膽，「就是死了吧！也不過少數細胞的新陳代謝，算不了什麼？」反正我民族的整個生命是活着的；還是那位軍官和士兵的信條，我們是受國家較高的培養教育的知識份子，難道還不如那些士兵麼？我們平時對人講「明耻教戰」，現在我們拿什麼來教訓自己

呢？」我說了這些話，他們也就都啞口無言，此時軍營的熄燈號也吹了，大家都因疲倦，祇得理輸入睡。翌晨起床盥洗後，還是相約至城內大街及城外四郊一遊，出門便見家家戶戶都整齊的插着國旗，滿街貼着標語，多半是：「歡迎國軍上前殺敵」，「還我河山」，「全國精誠團結，一致禦侮圖存」，「中華民國萬歲」，等等。再經向人打聽，才曉得前方戰事雖然順利，但敵人續有增加，我們中央大軍××等部日內就要開過這裏，增防前線。走了幾條街，見一般市面還能安靜，見有少數軍人在商店購物，態度也很從容客氣。走到西門城外，見有一座大廟，門口掛着第二傷兵醫院的牌子，我們想進去看看，走到門口向衛兵交涉，他不贊成，我說將來或者我們要來裡面服務的，他答：「那時再說吧！服務就得真正作事，若是任閒人隨便進去走走，會要妨害安寧的。」陳李兩君本不願意進去，衛兵話未說完，他們已經走開好遠了。我們走了一會，便遇見好些担架抬着我們負傷的戰士，有的頭裹着綢帶，有的紗布托着手，都陸續來到醫院，我們見着了這樣情景，也無興緻遊走了，即便回到旅棧。早飯後，我們再去會見了張縣長，他說了一篇前方奮戰苦鬥而勝利的經過情形，令人異常興奮，我也說出我們此次遊踪所至的見聞和我北來的本意：第一，願意將前方一切實際狀況不斷的向後方各地並及國際通訊機關詳細報告；第二，希望能參加管

理俘虜，或看護傷兵的工作；第三，並欲得有相當訓練後，到後方負組織訓練勇軍的任務；張君亦以爲祇要能夠決心苦幹，這種準備，是很有價值的。於是相約至某司令部留守處商談，決定參加傷兵醫院看護工作。陳李兩君這時當着衆人說而返，是不好意思，說參加，又沒有決心，那種扭扭捏捏猶豫的神情，煞是難受。再回棧後，我對陳李說你們若是只想回去養尊處優，糜費民脂民膏，我便把你們這種荒謬的思想，公開批評，使你不好意思回去；但是勉強留你們在前方也是不好，祇希望你們回去後，也努力於後方的救國工作吧。過一天，我到了傷兵醫院，負担照料茶水和對輕傷士兵講話安慰他們的任務。我有一次說：「弟兄們！雖然傷在你們身上，但同時也痛在我們大家心頭，這是你們的光榮，也就是爲着全國人的光榮，大家勇敢，將來一定可以消滅敵人，收復失地，爲我們和我們的子孫打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來。你們傷好了要不要再到前線去打仗呢？」一齊答道：「要去！一定要去！」有的還說：「就是打死了，變成鬼也要去的；哼！不去！除非是侵略我們的敵人，被消滅了吧！」我說：「很好，可佩服，大家這樣，中國不會亡了；不過負傷時，要安靜一些才對。」於是大家要我講新聞，講故事。我便把岳武穆，戚繼光，文天祥，史可法諸先烈，孫中山先生等可歌可泣的幾段歷史，並當今民族領袖蔣委員長的一些言行述叙一些；他

們聽去很是感動，其中有一位曾在廬山受過訓的，更高興的說：「在廬山那個期間，委員長一共到了好幾次，我們大家見他來了，恨不能有相當的機會和時間，都單獨和他說幾句話哩。」我說：「他希望我們大家乃至全體國民能聽指導去救國家的心是非常懇切的啊！」一傷官兵大夥兒說道：「那是當然囉！祇可恨那些漢奸匪寇真是太無心肝；真是可殺！」我於是叫他們休息一會，不說話。照說，他們這房裡，乃至全院的屋子，都不免很有藥味和血腥氣，應該是很難受的；但是見着了這些負傷的士兵們，令人不知不覺中生出了無限的同情心，同情心的力量很大，可以克服一切，我不但不慊氣味難受，而且很小心地帮着醫生替他們洗創口，扎綑帶；和他們相處了一週後，我相信這批官兵，將來出去，其忠貞仗義的心情，一定更堅實了。這幾天前方消息更緊，傷兵一天多似一天，我們前進的軍隊也一天更多一天，同時後方各地前來慰勞的民衆代表和新聞記者，也都車馬雲集起來了。一天我商得留守處的同意，乘軍用車到前線陣地上去參觀，差不多四個鐘頭就到了某指揮官的營幕，投刺進見，承懇切接談，謂敵人經痛擊後，已有撤退的模樣了。當夜即留宿於其副官室，翌晨，敵未來攻，某指揮派參謀某偕出觀察戰壕及各兵陣陣地，其森嚴肅殺之概，暗示人增加勇氣百倍，傍晚將所見聞感想和意見報告某指揮，得其首肯，渠並謂就作戰經過

情形，對於整個戰事及今後軍訓民訓等等，均有幾點新的具體意見，已向中央呈報。我告以將回後方進行組織義勇隊意，他不贊成，謂尚用不着，只宜努力民衆訓練，使於發展其各種生產事業外，得有充分軍事常識就够了。我再向他要求回勝縣參加管理俘虜的問題，他以為這類小事用不着我去作；但我則告訴他道：我以為這類小事，關係大事，若貴指揮能得出功夫的話，去作作更好，許多沒事做的所謂大員，也應當來作作才是。他才說：「這話也對」

1 不過前方許多情形如已發覺的敵人的陰謀，我們應付方略中的一部分，國人或後方應知道的，應負擔的種種責任，尤需要深切了解的人到各處去根據事實和中央所指示的方針作普通的運動更要緊，對於俘虜的問題，我們往後

再商量吧。」我一連住了兩天，戰況漸轉平靜，不過敵人的陰謀未終止，戰事當然不會結束的，我們惟有前後方繼續準備着。第四天我也覺得有即回到後方一行之必要，便向某指揮告辭，承殷殷話別，遠送道左，大有風雨同舟，相携共濟之感。回過勝縣，復一入醫院，與傷官兵互道珍重而別，出城回顧，古剎的金鼎，還是映着太陽，放出光芒，檐角的銅鈴聲，還是不斷的響着。及回到我們這可憐的繁華都市，見着許多本應有用的人們，「却還過着商女不知亡國恨」的沉落生涯，特將此次感觸，敘述出來寫給一般讀者。

附註：此文係楊志道君口述，亞明筆記。

新書介紹

袁昌英著山居散墨

已由商務書館發行

「山居散墨」是袁昌英先生近年來所寫的散文，內分論著，批評及隨筆三種，袁先生是專門研究西洋戲劇的，故在論著與批評二項內，多半是討論戲劇問題的文字，如「論戲劇創作」是「沙士比亞的幽默」。易卜生的野鴨」之類，均經過極細心的研究，始得到的結論，至於隨筆一類的文章，也多是膾炙人口的妙品，現已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問世，度必人所爭購，先觀為快也。



莎士比亞與民族理想 (續完)

E. de Salincaut 原著
方重譯

至於一國整個的行動與其治政的方法，莎士比亞也講得透澈堅決。他主張，惟有十分公允的政策纔能得永久的成功，且國家的行為必須遵守與個人同樣的行為律。武力決不可誤認為公理。一個領袖代表一集團或一黨派行事，若破壞了道德律，應與代表自己一樣，受嚴峻的處分。爭權奪位的念頭，奢望，就是高尚的奢望，也都應受是非心的約束。他的劇本，自利查第二至亨利第五，因闡明這點道理而呵成一氣，結連得狠緊。利查不善於治國，他辜負了重託，所以逃不掉了他所應得的警報。可是，波林勃洛克行使懲罰之職，雖屬天意，但其篡奪王位，就不是正道。他有冷的頭腦，政治家的智力克服利查確實不難；但莎士比亞雖讚賞他的能幹，却不放鬆他的野心。他的好巧的政治手腕不能使他自己或國家得永久的利益。他雖勝利了，却沒有快樂，政權雖到手了，却享不到太平。他類罪惡以達目的，而這罪惡就追逐他一生；他無時不在怕反叛，心上總擺脫不開，愁慮他所建立的一切，若一下不留意，馬上就可以倒塌殞滅。他思量他所苦心經營的鞏固政治，不免苦訴衷跡，明示一個幻象已消失的人，感受世事勞頓，不勝惆悵：

刊月
卷一
七期

呵天哪！何能讀到命運的書，

看到時間如何變換，

高山蕩平，大陸，——

可厭倦的堅實大地，——溶成

汪洋大海！且有時看到

海岸圍繞海神的腰

太寬了；機緣玩弄人，

變換以不同的飲料斟滿

幻化的杯！呵！假若見了這，

最快活的青年，測視行程，

已過的危險，未來的阻困，

恐將關合着書，坐下待死，

二本亨利第四，三齣：一景，四五——五六。

不以正義得來的擁護，擁護而不出自心願，是決不能持久的，無論這是個人的，一黨的，或一國的擁護。因為懷疑可以再產生懷疑，計謀又發生計謀，武力再胚胎武力。在莎士比亞看來，惟有肝胆忠誠方能永續的成功。一個國家的命脈，惟有堅強果斷加以正直公道的政府，纔能維持興盛。

這是他所給我們的亨利第五的寫生，他的品格，雖已人人知道，仍值得我們體察。亨利固然有幾點性格不十分完美，當做一個普通人物看，不算是莎士比亞的得意之作；但以治國之才估量他，莎士比亞是滿口恭維，把他做我們的高尚踐實的成功標準。

他的特出的品性為忠誠，質樸，與全不私己的愛國心。他對人民並不倨傲；他和他們同甘苦，與良伴一樣在他們中間行動。他的父親，「多機謀的政客波林勃洛克」，以善變的外交為手段，他却代之以明達忠直的誠心。他自己也承認，有時且超出適當的範圍以外。例如，葛近可戰役之前，法國軍謀來勸他投降，他的答辭反可助長敵方的氣餒：

老實說，——

雖向巧詐的敵人招認

不是聰明的舉動，——

我的部隊都已病弱，

兵士已減少，所剩餘者

已不能與同數的法兵相比：

去罷，稟告你的主將我在此。

我的贖身就是這不中用的殘軀，

我的軍隊是病弱的侍衛；

可是，有上帝在前，告訴他

我們仍將前進，雖法王自己或

同樣一個鄰君阻擋我們。

.....

總括我的回覆就是：

在此情形之下我們不挑釁；

可是就這樣，我們也不說退却；

這樣去稟達你的主將。

三齣，六景，一五四——七八。

這宣言不甚聰明；但至少是誠實的。最可注意的，恐是莎士比亞從頭至尾着重亨利品格裡的虔敬心。

他也像利查第二自信是上帝派來世上的代表；但他並不因此靠實神佑而任意妄為，做一個暴君，亨利的一動一靜，都使他深覺責任重大，不敢絲毫放蕩。他不但求目前的便利；且要明白正道。他感得作戰者負有奇重的託付，在沒有自信攻法為合理之舉以前，不肯驟然下令出發。關於這個緊要問題，他求訴於當時的最上權威，康陀波雷主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請他就正道與教義各點闡明真諦：

上帝不容，我親愛忠誠的貴爵，

你若擅改你的意見，

或巧撥你那明達的心靈
而冠以矯題，却實際上
不與真理相符合；

上帝知道現有健兒之中
有多少將因聽從你

鼓動他們前去流血

所以留心你如何典贖朕位：

如何喚醒這戰爭的睡劍

我囑你，上帝在天，不可輕率；

因這樣的兩國相鬪爭時

總不免大流血；他們每一滴

無辜的血都是對謬言者

訴苦求情，一言可以耗廢

有限的人生，斷喪生靈。

聽取這誓願，請你發言，

我們將注意，留在心頭，

祇消你所言經良心洗濯

如罪惡受洗禮後那樣潔淨。

一 齣，二 景，一 三——三 三。

主教在亨利看去是關於這些事的最高權威，所以他答了，「罪惡降臣頭上，可敬畏的君王，」且勸他收復主權，然後他纔開拔出征。若照哈士列脫的意思，說亨利是一個僞君子，乃是以近代的眼光看史事，爲莎士比亞所夢想不到的，

且是錯看他對所寫人物的整個觀點。亨利要取法國的根據點事實上無論怎樣薄弱，莎士比亞自己在這點上却是全無疑義的，且他確信亨利更無其他的根據。但相信自己的行為正直，並不使亨利自滿，或使他忘記他的國家也曾做過錯事。他並不以為爲了不得。現時有一種流行的愛國主義，假如仍可叫做愛國主義的話，其心中含有誇耀自己的成分，深信我的國家不會做錯。這類主義要把我民族的過去解做一部連續的光榮史，所有的行為都是爲全世界犧牲的功績。極少數人肯接受事實真相，即簡明的事實也不願承認。這却不是亨利的態度。他對人類愈有能盡力之處，他就更憂慮自己之不堪勝任，於是他更深信宗教的力量，使他悔罪，謙讓。

今日不同，呵上帝！

呵！今日不同，不要再計算

我父親謀位時的過失。

我已重葬了利查的遺體；

曾洒了痛悔的眼淚

多於逼害他時所流血滴。

.....

我將多多努力；

我所能者雖無何價值，

因我祈求天恕，我誠心懺悔，

終可得宥。

四齣，一景，三一——二五。

以這精神他深入戰爭的漩渦。因而他得以全副力量，應付時務；同時又知道虛心。他最不願做一個誇矜的莽漢。在這點上他和他的敵人完全相反，交戰之前敵人還在整天的歷數他將建立的種種奇功。不錯，有一次，亨利確曾用過一句真正類式的陋語，他說，「一副英國腰子上可以裝載三個法國人走路，」但他馬上就後悔，爲這無意識的狂語求恕。戰

勝後，一般大言不慚之徒或將自慰，他却爲自己及兵士們嚴正地勗勉着：

來，我們整隊去村中：

宣告全軍，若有人誇狂，

將上天所應得的頌揚自耀，

必以死罪論。

這個訓誡，他的勇敢的威耳斯小隊長感覺太峻厲了，就不禁發問道：

請求王上，若動問一聲殺敵幾人也不應該麼？

亨利笑答道：

可以的，隊長，但應同時認定，

是上天助我們作戰。

弗路倫 是的，天地良心，他幫助了我們不少。

四齣，八景，一一八——二六。

軍隊凱旋倫敦時，貴爵們稟請亨利，把他的擊損的盔冑及折彎的刀抬着他前面行過市街，

他不許，

因他無心於誇張自矜；

把一切戰利品，戰勝的表飾

交給上帝，不欲自居。

幕前詞，五齣，一九——二二。

這纔是莎士比亞的理想治國者，他的德行應由在下者各就等第效法。當他寫這個人物時，他無疑地顧慮到當時流行的另一理想，雖一時受大多數人的不關切的諍議，却對於治政者發生顯然的影響。這個政治思想就是馬克弗利主義。馬克弗利的統治者論（Mauchavelli's Prince）已是亨利第八時的大臣託馬司·克隆韋爾（Thomas Cromwell）的政治藍本；其中大部的主張後來又有西塞爾（Cecil）與萊司陀（Leicester）相繼攝法；還有許多立論也受培根爵士（Lord Bacon）的提倡。我們若讀馬克弗利的書，更覺莎士比亞的亨利意義濃厚，他的為人適足以反證書中政治立國的議論。馬克弗利的主旨是在統一大利。所以他對國家的看法限於政軍兩方面，他沒有顧到文治，私人的安適與利益，以及一切有關宗教的事。他所仿效的理想政體是古羅馬民主國，所根據的理論是爭國際的生存及建強大的帝國。要達此目的，他再三陳說，惟有嚴密地認清個人的根性及旁的國家都是薄弱圖私的。因此觀點馬克弗利主張幾種理論，伊利若白時代的讀者聽了雖一方面詛咒作者，一方面却仍覺其有相當的魔力，尤其是那些以創建帝國為己任的人所受的影響更深。其第一種理論是，凡行事祇顧目的，不顧手段；第二是，基督教可以使政治與民族漸趨末路。他申辯道，基督教顯然是不獎勵人世間的光榮，却在民族的幸福，甚至民族的生存，這光榮心是不可少的，而基督教以前的異教文化乃是重視這人世間的光榮心。因此，在基督教文化之下，信教者就倒處受不信教者欺凌，這世界於是終究要落於罪惡者手裡。真教徒相信他的國家不在這世上；那末他來治理這個世界何能有成就呢？他當然不善於應付現實，且他苟為假意的教徒，也不能不受他表面上承認的條件所束縛。但馬克弗利最痛恨的無過於羅馬教。因為羅馬教皇渴思攫取政權，於是利用他所有的力量，干涉各民族精神的發展，尤其是馬克弗利所著祈禱的一個統一的意大利最受教皇的擗掣。所以，馬克弗利竭力辯明，說凡有這個眼光的領袖決不可受尋常的道德觀念所支配。他應受他的國家民族甚於他自己靈魂的安全。他不可顧及個人，他應以整個集體的光榮為前題。因此他狠細到切實地解釋，統治者何時可自食其言，何時可陷害他的手下一人，何時可倒戈，戕毀自己的同盟，等等；而關於用奸謀以達目的之一層尤為注重，因為「統治者應能為猛獅，也應能為狡狐。」冷酷地說來，這些話似狠不近人情，但沒有一個史家能說馬克弗利是首倡這政策的人。他不過是把各君

王與執政者所運用過的大部分方法整理了一番，使之成爲一種科學，而美其名曰政治哲學。他這整理的工作是新的，已有的行爲，雖常實行過，還沒有得道德上的認可，他是第一次。這裡講得很清楚，爲求方便，可以不顧公理，堅決地，輕慢地，否認應用於國家的道德律也可應用於個人，倡言「在必要情形之下不顧法律」的主張。莎士比亞對這些政論的回答可於他的各種政治與民族的描寫中尋找出來。他看到國家與個人都逃避不了一種天法，雖有時遲緩，却決沒有能漏網的。他還看到前代人造下的罪孽可以在後代人身上結算。他又看到德行與正道的自覺可以有贖罪的力量。他所暗示英國人的表率人物是一個君王，愛公道，且能開誠地反對奸詐陰謀；事實真理，雖覺得可厭，也不怕正面相視；遇有困難仍能勇往直前；有可喪氣之事而能處之泰然；功成而謙讓；他能做到這一切，因他的品格基礎是深沉懇切的宗教信仰。這樣的一個人物，雖然似乎有些過時了，且事實上又受了伊利若白文化的限制與薰染；但我想，我們現代化的程度，還不致使我們悉心研讀之後而仍漠然不爲所動。其理論並不深奧，也不空洞。莎士比亞不是什麼靠政治哲學吃飯的人，他不過是一個切實的戲劇家與詩人，他的惟一宗旨，惟一園地，祇是人類的生活與個人的性格。但也與其他所有伊利若白時代的人一樣，他是愛思維國家民族的過去歷史的一個愛國者，而本篇所述就是他對於這歷史的見解。他的戲劇首次在地球劇院上演，哄動了觀衆，使他們極度的興奮。直到現今，其中的價值依然存在。（完）

原篇是作者在歐洲大戰之夕的演講稿。篇中第一段末所提及的「現下這個時局的轉變」，就是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人類的大屠殺。我們今日讀之，仍可以說是「對症下藥」。作者再三申說，凡讀古人書有應「史的想像」才能得益，莎士比亞的讀史眼光當然不免是屬於他自己的時代，但「我們應有相當的智慧去把他的看法應用到我們目前的生活裏來」；現在我譯出作者於大戰時向英國人所講的一篇文章，也很希望現時的中國讀者能有這樣的「智慧」，能有「史的想像」，去利用這篇演講稿，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摘取相當的養料。作者在他的小序裡說，「今日我們當前的急務雖爲實質上的強勁，但我們更大的需要還是思想與靈感，且我們的愛國主義若由我國豐富的詩的靈源裏去求指示，這愛國心一定更爲切實，更爲深摯」。現下全世界的傾軋騷擾，以及中國的內憂外患，使我們不得不天天講求充實國力，但國力並不全在槍砲飛機，公路電話，更重要的還是「思想與靈感」，而這「思想與靈感」又惟有偉大的文藝家能給我們。莎士比亞雖爲伊利若白時代的愛國者，同時他是一個不限國境的詩人，是全世界的靈

源。而作者在此篇中把這位詩人所能給我們的教訓，講解得狠透澈中肯，所以譯者不揣冒昧把這篇譯出，以餉今日的中國讀者。

爲求明晰起見，現在把本篇的內容分析於下：

個人與國家民族的關係密切，尤其是在現今的民主國裡。國家民族的盛衰，各個人都有責任。

莎士比亞的讀史方法，因他爲時代的產物，當然不免是貴族性的，但他的見解廣闊精到，我們若有史的理想，不難獲得無上的益處。

他所寫雖爲貴族社會，但其注目點祇在人格。在他的時代是貴族統治，在我們的時代是人民統治，但問題並不在統治者的階級，却在統治者的才能與品格，在何種的統治道德方能勝任，才不辜負重託。這正是我們當前的迫切問題。

莎士比亞戲劇裡的人物中，利查第二是暴君，亨利第五是明君，兩人最大的區別就在一個是私慾太重，對國家沒有負責心，而一個却以治國治民爲己任，且不以成功自居。因爲利查自私橫暴，可以手下人不合作，國家不能統一。作者說，「國家民族的仇人總是自家人」。

但要統一強盛，各個人各部分就不能不守位守職，像蜂窠裏的分工社會一樣。這一層道理在我們現今的政治集團中尤覺切當。

在上者應以道德，公理，是非之心，爲治政的基本原則。波林勃洛克全恃幹才與手段得以成功，但他不得持久，就因爲沒有道德律做基礎。他的兒子即亨利第五，是治政人才的表率，他的品格「忠誠，質樸，與全不私己的愛心」，且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他的虛信。他不是僞君子，也不是莽漢，他有懇切的信念，使他不敢自做，不敢放蕩。他是一個理想的領袖，也就是現今負國家重任者所應效法的人物。

最後作者解釋流行一時的馬克弗利主義，顯然是一種偏狹狂妄的學說。讀者應可看出這個主義等於今日的何種政治主張，而得一相當的結論。

總上所述，見得莎士比亞的民族理想是狠精密，狠優越的，他所指示的途徑是千古不可磨滅的光明大道，詩人所賜給我們的是最圓滿的人生修養，最偉大的藝術旨趣。

譯者筆鈍，篇中所引莎士比亞的詩文祇能求讀者免強會意，其優美處實不能達其萬一，敬祈讀者見諒。

附啓：本文題目「莎士比亞與民族理想之「理」字」，上期誤爲「思」字，特更正。

譯者附識



戰線風景

滌紫

(一) 生命在賭着輸贏

我永遠不能忘記這一夜。

在這一夜以前，我還是一個孩子，在這一夜以後，我却成爲一個戰士；在這一夜以前，我愛好糖果像我的生命，在這一夜以後，糖果變成了槍彈，生命變成了玩具了。

同學中間，雖然不完全是像我這樣十幾歲的孩子，可是十幾歲的孩子也並不只有我一個；每一連人裏總可以尋得出十幾個來，要是從幾千人中統計一下，數目也就不少了。這樣小小的年紀，居然能够擱起長槍上火線去，真和剛出山的太陽一樣；雖是初次和那個世界去會面，但人人都是有着一股通紅的熱勁兒的。

在黑暗的覆蓋下，在緊張的空氣裏，號兵吹了緊急集合號後，我們幾千年青的兵，便排成隊伍像擺長蛇陣似地走出了校門。子彈袋，軍用毯，雨衣，飯盒，水瓶，毛巾，茶杯，小衣包，刺刀……種種出征必需的物件，在每個人的身上纏繞着；走動時，身上的物件便「刺裏噹」「刺裏噹」地響個不住，好像奏着激昂的戰曲。

穿過幾條陰僻的小巷，便到熱鬧的大街了，剛纔在操

場裏聽了悲壯演說的耳朵裏，現在又塞進了路旁羣衆的歡呼。其中，老頭子也有，小孩子也有；穿着藍衣服的工人也有，滿腳黃泥巴的農民也有；剪了頭髮的姑娘也有，梳着巴巴頭的女人也有。他們有些輕快地拍着雙手，有些放着劈劈拍拍的鞭炮，有些喊着一些流行的口號，有些搖着各種顏色紙製的小旗幟，（旗幟上面寫的是歡送我們和打倒敵人的字樣，）一個個都很高興，向我們熱烈的揮手。他們眉開眼笑地歡送我們，我們也眉開眼笑地告別他們；大家都在笑，都不覺得這戰爭是恐怖的，是痛苦的。在戰爭中，能够看見羣衆的笑臉，不看見羣衆的苦臉，這是一種怎樣可紀念的意義，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們這一羣，爲羣衆的熱力所鼓動，爲沸騰的熱血所激盪，沒有那一個不是更加勇猛，更加雄糾糾氣昂昂地向前走去。

通過了熱鬧的大街，離開了狂熱的羣衆後，轉眼便到××門了。古老剝落的城門，張開可怕的漆黑的口，吞進了我們，又吐出了我們。

這時候，除了我們隊伍的行列走動的音響以外，一切都寂靜。迴顧W城浸在黑暗中，只顯現着一大堆黯然的影子；那一排一排的城垛，也漸漸看不分明了。向前走了一程，路漸漸地不平起來，而積也漸漸地展開，從黑暗中遠遠地望去，天和地好像是聯在一起，尋不出一線邊沿似的，手電筒的光線夾着馬燈軟弱無力的光亮，有時射到遠處，可以模糊地看到一些被微風吹動的蘆葦，和一塊塊大小不同的菜田和麥田，饒有夜的鄉村的摸索意味。

走了半里路的光景，身上累得渾是大汗，不久，一座矮小的車站的黑影便出現在眼前。因為這時火車還沒有開到，我們的隊伍便排成雙行在月台上休息；輜重和子彈箱也一列列地歇在一旁，等候火車開到。車站上一個穿並排銅扣子黑衣服的職員，迎着團長談話，他說：敵軍離這裏只有六十里路，前天運上火線去的兩團軍隊，已經和敵軍開了火，靜悄悄的夜裏可以隱隱聽見前方傳來隆隆地響着的砲聲。他又說：因了戰事的發生，鐵路上的收入完全沒有了，車輛被敵軍扣去不少，不願意開車的路工，也被敵軍殺掉了幾個，長此下去，就會不得了。他希望我們加入火線去，快把敵軍擊退，敵軍早退一天，他們便少受影響一天。當他正談得起勁的時候，悄然的長空，忽然噹噹地幾聲怪吼，原來是車站上懸着的那洪亮的銅鐘響起，接着札札的機聲由遠而近，是火車開到了。在官長的指揮下

，我們按着秩序，整齊嚴肅地上了車。上車後，黑壓壓地站着擠在一堆，約莫耽擱了三十分鐘，車便開動了。汽笛裏吐出的濃黑的煙，遮蔽了我們留別W城的視線；火車輪子啣着鐵軌，轟隆轟隆地響，載着我們這幾千年青的兵向火綫進發。

在車上，只能够看見險兒的幌動，三色帶的颯舞，除此以外，一切都是裝在黑暗的外套裏。這時有幾個同學高聲唱起革命歌來，一個，兩個，三個……和的人漸漸多，火車的音響，幾乎要被壯烈雄偉的歌聲壓下去了。

火車頭勇猛地向前奔馳，車箱兩旁的黑影很快的後退，夾道的柳枝兒輕拂在表面上，雜動的思想起伏於腦裏心裏。

「嗚——嗚——嗚——」

忽然幾聲怪吼，火車停住了。

團長告訴我們：前面不遠便是火線，這時候，因為雙方都休息着，所以聽不見槍砲的聲音。我們這一團人，等到天明就要加入火綫去幫助前方軍隊作戰。

一夜未曾合眼，好容易望到天色破曉了；前方砲火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傳來，好像告訴我們：這是預備流血的時候了。

車上的同學都紛紛下車，到水塘邊把毛巾打濕，揩了揩眼睛。炊事兵挑了幾大鍋鍋巴粥來，大家圍着，各人匆

忙地吃了一茶杯，便集合在一塊，準備着上火線去。

「底——底底底達——底底——底底底底達——底達

沒有一會，前進的號音已經吹起，由連排長指揮着，我們持了步槍，馱了機關槍，（因為我們是機關槍連）懷着緊張的心情，成串成行地像一堆螞蟻循着鐵道前進。

前方砲火的聲音，聽來已漸漸地激烈了，並且漸漸地洪亮了。沿路看見許多輸送隊挑着子彈箱向前方運去，並有不少的傷兵，全身血淋淋的，睡在血跡模糊的白帆布床上，由擔架兵抬回後方來。那淒楚的呻吟聲，和戰場上的砲火聲音一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見。我和旁的同學，怔怔地目送着那些受了傷的戰士，抬過去了一行，又抬來了一行；前線的槍炮聲音，聽來是更加兇猛更加接近了。

「噓——噓——」

幾顆駭人的流彈飛來，從我們身邊的樹枝上穿過，發出這曳長像北風哨子的聲音。知道是近了火綫。存亡不過一瞬間，自己的心中什麼都不敢想；只一心一意地防備着流彈的飛來，兩眼直對前方，彎着腰前進。

不一刻，我們越過鐵道，登上了一座高土阜。左右都是一排排濃密的樹林；硝霧迷天的戰場，便在前而不遠展開。從茫茫濛濛的硝霧裏，我看見許多灰色的兵，在地面上蠕蠕地動。眼見着一堆倒下去了，一堆又撲向前，忽然

一堆黑霧掩護着一顆破彈落下去，火花像電閃，塵土被炸得四處飛揚；倒下去的人，便被飛起點點塵土落下去掩埋了。朵朵黑烟和白烟結成圓蓋在空中盤旋飛舞，一些人的生命便在那下面賭着輸贏。

別人的感覺是怎樣，我是不知道；我在這時好像是一個新婚的處女，又喜又怕；心頭顛轉地跳着。明知道怕是没有用的，就只有不顧一切，握着槍挺身上前了。

不久，我們的隊伍已經下了土阜，穿着草鞋的腳踏在黃土上很輕快地溜下去，沒有費什麼氣力，便已到了火綫。

「第一排——向右轉！」

「第三排——向左轉！」

「散開——前進！」

本連連長發了口令，各排排長分別指揮着，我們便加入了戰爭的集團裏。

火綫上的士兵——那便是久負盛名的鐵軍，有的俯身臥在地上，有的隱藏在小土堆的後面，有的蹲在小石碑的旁邊，都在舉着七九步槍向遠遠的敵軍陣地裏瞄準射去。火綫上的士兵，見着加入了我們這一部分實力，疲乏的面部不覺興奮起來，槍機的扳動，更其迅速；作戰的精神，增加十倍。

地面上丟滿了子彈壳，一股硫磺的氣味，直衝進鼻子

裏來，非常難聞。槍彈在空中錯綜成無數條平行綫，像梭子一般地往來追逐；火花像萬花筒一般地噴射閃耀，四面八方的槍聲，像雷也似的爆出；裏面有駭聲「巴——巴——」的狂叫，有旱機關水機關「剝——剝——剝」的怒喊，其中又夾雜着兩方砲兵陣地裏發出的砲聲，像海濤一般地呼嘯，緊緊催着的號音和尖銳的馬嘶，像北風夜吹時一般愁慘的哀叫。——這火焰和硝煙造成的境界，使每個人的面部都不覺隨着心情緊張起來。在這裏，只有一條界限：不是生便是死。我不打死敵人，敵人就會打死我；存了這種求生生的心情，不容有絲毫猶豫，我們便各人找尋各人的戰壘。和那些士兵一樣；我們也在土堆後面，在平地上，匍倒或匍匐，聽候官長的指揮。

「五百米突躍準——快放！」

排長發出了口令，一時槍機扳動，亂響了一陣，不少的子彈脫腔而出，向着遠遠的前面飛去。同時，我們的漢造三十節式的水機關槍也在擇好的陣地裏「拔——拔——拔——」地響起，掩護我們的隊伍。這種震耳的響聲，我從前在學校裏演習放射時也曾聽見過，可是在這時候却使我心中起一種迥然不同的感覺。

「格蓬——格蓬——」

步槍子彈不歇地從七九口徑裏噴出去，槍彈和槍彈相碰的聲音也不住地從空氣中迴響過來。越放越快，越來越

多，越響越大，越瀰越密，越看越眼花，越聽越震耳。看着各人子彈袋裏的數量漸漸地減少，各人手上的槍柄也漸漸地發熱，於是都趕忙打開水瓶，將毛巾淋濕了包着槍柄，又繼續不斷地向前放射。

敵方的砲火也漸漸地隨着我們這邊的砲火厲害起來，射來的槍彈，真像狂風中的大雨點一般，濃密而且猛烈；無數無數的火箭，穿過空氣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像跳着雀兒試燈舞，炮火狠狠地掀來掀去，好像恨不得要把地面揭去一層皮的模樣。眼見着一顆樹好好的，忽然斬腰截去，忽然連根拔起，砰然一聲，砲彈給地面開了一個大口。槍彈落到樹林中和石頭上，那是更不消說得了，樹葉像經過暴風掃落了滿地，石頭被擊得火星四射，這樣的混亂和騷動不知有多少次數。

東西在這個時候是在確運氣。生命在這個時候也是在確運氣。……

火綫上的士兵，一個一個地倒下去，好像大風吹倒蔗桿怒潮洗掃堤岸似的。每當一大把一大把的子彈像黃豆般灑來的時候，他們或像水一般地瀉進地中，或像鳥一般和塵土飛去，或像煙一般地消散。有些肩膀被彈射脫了，有些全身被火灼焦了，有些腦壳被彈打穿了，有些腿沒有了，有些肚炸開了，有些肢體裂成幾塊，有些腦漿塗了遍地。「哎哨哨……」短促而尖銳的哀音，到處都可以聽見。

面前展開的是一幅傷心慘目的圖畫。我摸摸自己的腦袋和身體，還沒有什麼變動，在槍林彈雨下，我們爬過一個個高低不平的土堆，踏過一堆堆僵硬滑膩的屍體，散兵線是在慢慢向前移動。

這時候，像是墮在一片濃重的霧裏，像是捲入一陣奔騰的潮習；像是在一種異樣空氣的籠罩裏，像是在四面撲索的黑夜裡。看不見一片浮雲，看不見一線日光；只有火！只有火！只有煙！只有血！只有混亂！只有瘋狂！只有有：

「格蓬——格蓬！」

「剝——剝——拔——拔——拔——」

「轟隆——轟隆——轟隆——」

七九步槍無休無歇地向着前面怒放，槍彈像星點一般與高采烈地迸發；機關槍的響聲響徹四野，重砲和迫擊砲震動了兩旁的山谷，起一種比炸雷還要兇猛的迴響。大家在這種世界裡，失掉了理智，消泯了情感；只知道勇往直前殺像刈草一般輕快，只知道視生命像豬狗一般不如。這是一場惡戰！這是一幕兇劇！

同伴看着是在漸漸地減少，散兵線看着是在漸漸地前移；死傷和勝利恰恰成了一個很好的比例，勝利簡直是用血塊堆積成的。

「底——達達底——達達底——底底！」

衝鋒的號音忽然在後面緊緊地催起來了。

火線上的士兵，都一齊冒着密如貫珠的彈雨站了起來，挺着槍頭上的黑刺刀，大家都發出了粗獷的狂吼，奔上前去。

「殺——殺——殺！」

一霎時，喊殺聲震動耳鼓，像是深林的虎嘯，又像是曠野的狼嗥。後面砲兵陣地裡接二連三的炮彈射過去，掩護我們衝鋒，駁殼槍，水機關槍，旱機關槍，也像煮開水似地一齊猛烈地響起，從各種大小口徑裡飛出去的子彈，更加一陣逼緊一陣地對着敵方散兵線洗掃，刺刀的林，像小河中密集的船桅平放着一樣，直送過去。我們的隊伍像暴發的山洪，英勇地向敵人的陣地激衝，敵兵左勝纏着的紅布標識，我們已經可以約略看見。他們看見我們衝去，戰線馬上動搖，一個個向後轉，拔起腳來飛跑，沒有絲毫抵抗，只有步槍和機關槍很貧弱的發過來掩護他們退却。

「一百米突——快放！」

短小精悍的連長用他的河南口音急發了口令，我們連忙把子彈裝進膛裏，連珠般毫不容情地向退却的敵軍隊伍中瞄射；其他的士兵，也一樣扳動了槍機。遠遠望去，一堆灰色動物好好擠在一起地跑着，忽然一陣煙霧瀰漫，火花迸射，一顆砲彈下去使將那一堆掃作兩半了。這樣的勝利，更助我們的興奮，我們喊殺聲更高，敵人的膽更怯，

我們是在蜂湧着前進，他們是在蜂湧着後退。不一會工夫，對面的槍聲更見稀少，更見弱了下來，等到我們追擊到敵軍的陣地時，敵人已經逃得精光了。只剩下一些腹背洞穿逃退不及的敵兵屍體，血肉狼藉，和地面上一些敵兵丟下來的軍毯，軍帽，飯盒，草鞋，雨笠散亂地堆在一起。團部傳令兵騎着馬飛跑過來報告連長，說敵軍已經坐了火車退却。後面集合的號音吹起召我們歸隊，我們也就不再往前追了。

到集合地點休息了一會，團長便走來對我們訓話，他將這次作戰的成績說了一說，並令各連連長報告死傷的人數。他對於我們的批評是：不如鐵軍士兵的勇敢，所以，智識份子總要比其他的人怕死。雖有少數的人很勇敢，大多數的人却不爭氣；能夠得到勝利不能不說是僥倖。他這種嚴格的批評，真的不算過分；因為在火線上，我親眼看見有幾個人向後轉；在他此刻說着時，也有不少的人紅着脸。

團長訓話後，又就地審問了一大排被五花大綁捆着的俘虜；從俘虜口中得知敵方有五團人，比我們這邊多兩團，現在大概退到離這裏十幾里路遠的火車站去了。

一個掛着黃邊符號的軍官，走近前來向團長舉手敬禮，那是第一營營長。

「敵人已經退到很遠，我們是在此地宿營還是前進呢

追，特來請示團長」。

「立刻前進！和友軍取連絡，要防備敵人反攻」。

團長說罷，第一營營長便又舉手敬了一禮走了。因為第一營擔任着前衛尖兵，不久，前進號音吹起，第一營的旗幟便隨風颯舞，向前移動。我們——機關槍連也隨着隊伍後面，越過土阜，又循着長長的鐵道前進。

遠處平坦的山田，一壠一壠地看去，好像排列着無數的線痕。山田旁有許多小塘，塘中泛着微波，很平靜的，似乎不知道此地剛纔有過劇烈的戰爭。戰後的殘跡，只有那沿路丟下的一些軍毯軍帽和彈屑；只有那一堆堆綠頭着繩在死屍上面嘩嘩地飛着，發出一股腐爛的臭味；只有那被礮火焦灼和洞穿的土牆時刻送進眼來。除此以外，再沒有什麼。

這時候，彷彿是從另一個世界裏逃出來的，可以看見天上的雲，可以照着太陽的光，陣陣的和風吹到臉上，洗盡了戰場上沾染的塵埃，趕跑了額上跳躍的汗珠。「黃花崗上草青青，赤血洗盡中華魂！……」的行軍歌，在風中悠揚地颯漾，我們戰後疲乏的精神振作了不少。

走了一程，忽然一匹白馬飛也似地從前面衝來，原來是團部傳令兵；他報告連長：敵軍在車站集合反攻，前線已有接觸，叫我們加入左翼助戰。他說完，扭轉馬頭，又飛也似地跑去了。聽了這個消息，我們的面部，都不約而

同的陡然緊張起來，還充滿着火藥氣味的槍筒，又要準備發熱了。

「嘶——噓——」

果然不久又有流彈從路旁的樹枝中擦過，前線砲火的聲音也一陣緊一陣地傳來了。

沿路又有不斷的担架隊，抬着白帆布床上的傷兵，運送到後方醫院裏去；從担架兵的口中，知道敵軍增加了兵力，在××車站頑強地反攻，戰事比以前更要激烈。

「嘶——噓——」

流彈愈來愈多，愈來愈密了。

漸漸地，漸漸地，散兵線上的士兵，已經同我們的視線接近了。找着一塊隱蔽高阜，便做了我們機關槍的陣地；六挺機關槍，成一字隊形的擺着，「拔——拔——拔」地響起，連珠般的子彈，成串成行擊往敵方去，掩護我們步兵加入散兵線。

這一次和頭一次大不相同了；不必要官長的指揮，我們已經知道各人散開尋找各人的戰壘。臥着的，伏着的，蹲着的，跪着的，都舉起七九步槍，擇好米突的遠近，「格達——格達——」地快放。

敵方的形勢，的確和以前大不相同；砲彈濃密的，猛烈的掀過來，震得西面的山谷顫動。這邊散兵線上的士兵，一倒一排，不能夠向前進展一步，各種子彈結成隊伍地

飛來，剛剛躲過了一批，馬上從前面又送來了一批；躲閃不及的時候，便對不起的結果你的性命。各人都是提心吊胆的放着槍，恨不得把敵人的散兵線掃得乾乾淨淨，好快點結束了這場戰事。

在傷者的呻吟中，在頸血的噴湧中，在肉片的橫飛中，在肢骨的碎拆中，在子彈的嘶叫中，在大砲的震轟中，一切的一切，又恢復了不久以前的狀態。黑烟和白烟，炮花和彈火，盤旋飛繞在頭上，障礙了一切的視線。敵軍那邊不肯相讓，我們這邊也不肯示弱；在這相持的局面下，砲火更是掀得起勁了。後面砲兵陣地裡，不斷的砲彈一顆又一顆對着敵方回敬；機關槍陣地裏也格外興高采烈地斷綫般地飛出子彈，到敵方去找尋主顧。我們手中的步槍，更是不消說得，退出的彈壳簡直像花生壳一般撒了滿地，槍筒更是被火藥燻得像鍋底一樣的烏黑。

「快！加上右翼去！」連長忽然這樣高喊指揮，望着右翼散兵線果然非常空虛，排長急忙領着我們彎着腰向右翼散兵線跑去。忽然一陣驚天動地的響聲，右翼散兵線上落下一顆開花彈，我們急忙你推我擠地退後幾步，眼見那裡一陣火光夾着一陣濃烟上冒，塵土飛起遮住了眼睛，等我們奔到時，地面炸裂了一大塊，泥土掩蓋着無數東倒西歪的死屍。我們從那上面跨了過去，一陣風似地齊臥在地上扳動了槍機，朝前面亂放。不管是活着還是死掉，總希

連長見敵人後退，知道刺刀已經失掉効力，急忙下了這個口令：「我們立刻站定舉起槍，直向那些退却的敵兵的後背射擊。對面的彈雨早已隨着他們的退却停止，只有槍聲很疏遠地響着，只有砲聲斷斷續續地傳來，所以我們能夠很順利地很安全地追到了敵人的陣地；除了幾匹死馬和幾十具死屍橫在地面上以外，敵兵已見不着踪跡了。鐵軍的隊伍緊緊地追隨過去，我們在喘息中預備繼續往前追，

但連長的命令叫我們停止下來。

聽着集合的號音，連長便領着我們走向集合的地點；路略休息了一會，便整隊在迂曲的田野上前進。此時身上減輕了不少的重量，因為子彈袋裡漸漸地空了……

腰子無限酸痛，肚皮也餓的咕咕叫着，聽說「車站在前面不遠，我巴不得立刻就走到。

（第一節完）

漢 浙 江 口

葆元參燕號

人參鹿茸

白燕蒙桂銀耳

老支店 黃一店 陂頭 街江 瞿漢 家路 巷中



貂蟬

王亦飛

初夏，雄雉底董園，騎在夜幕底懷抱中，分外地現出幽雅、柔媚。

一陣陣地濕軟底夜風。吹起了埋藏在池泥裡嫩綠的荷葉；但不時的，也吹亂了正在青春時期的人們底平靜的心。

據懂得戀愛的人說，這季節，這時間，是頂適合男女談情說愛的。

這時園中的茅亭內，有着一男一女並坐在靠椅上在唧唧的蜜談着。

「老賊進朝去了，想是朝中又生了什麼事兒，我們可期以多玩一會兒了。」這是男的呂布的聲音。

女的僅點着非常疲倦的頭。

「他老是要和我討論什麼攻打公孫瓚與袁紹袁術的事兒，我屢次都聽得不耐煩。我每次人雖在同他談話，我的這顆心兒總是不自禁地飛到你身上了，」呂布說完便把貂蟬的手握得緊緊的，

「謝謝將軍！不過，」貂蟬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這樣偷偷瞞瞞地也不是三久的事兒。你知道我痛苦極了？我

人雖在老賊面前，可是，可是，我底這顆心兒沒有一個時辰不在記掛着你的。因為我已是你底人了呀，此身早獻給你了吗？是的，我有時也會癱在老賊懷中去，受他一切的蹂躪。依我底志願，早就準備死，然而我捨不得你，所以偷生在這世界上忍受一切恥辱。當然，我對這種恥辱，除了用淚來洗而外，又有什麼辦法呢？我知道這種行為是十足地弱者的表現，但是，將軍！我是一個軟弱的姑娘，他有的是權威。他雖公然的佔據你底愛人，不，將軍底妻。靠我又有什麼用呢？王司徒雖然官職不小，但對老賊奪子媳的非人行爲，除了憤慨以外，什麼辦法也沒有，王司徒都屈於老賊的權威，我這軟弱的女子，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只求早死，以報答將軍。不錯，你爲了愛我而常常誤解我，以爲我愛了老賊，這，我不聲辯，我一點也不聲辯，我知道，這是你非常愛我的表現。不過，我要鄭重地告訴你，你那魁偉的體格，美麗的面龐，溫柔的性情，尤其那蓋世的武藝，我就是死，也要敬佩你的，深愛你的，縱海枯石爛，我愛你底這顆心兒，決不會有絲毫變易的。將軍！我敬佩的無敵將軍！我情願爲愛你而死。」

呂布壓住憤怒的心，沸騰的血朝貂蟬說：「姑娘！我對妳懺悔，我誠摯地向妳懺悔。雖然有時對妳懷疑，但是，這是因為我太愛妳的緣故。我現在瞭解妳了，更信任妳了。我坦白地告訴妳，我一天也離不開妳的，我沒有妳便沒有生命，唯有我愛妳的存在，才能保證我底人生是充實的光明的。縱然世界毀滅，也決不允我愛犧牲的。那老賊，咳！妳把他看得太大了，我一點也沒把他放在心上。說

一句老實話：他的權威還不是建築在我底兩枝方天劃戟，和一匹馬上的。我祇須翻一翻身，保數老賊死無葬身之地。我再告訴妳：天下豪傑，在我底眼下，簡直如同草芥，祇要我戰馬存在，取天下真易如反掌。姑娘！妳放心吧，一切都有我負責，終有一天，我倆會享受人間最榮華的生活的。怎末啦！妳哭了嗎？」呂布從袋內取出軟巾，輕輕地為貂蟬揩去從眼內吐出來的大顆的淚珠。

「一切都有你負責，僅須翻一翻身？」這話不知聽你說過幾次了，可是說過你就忘了。」貂蟬哭得更悽慘，兩肩不停地聳動，繼續說：「你就不願到我底痛苦！我不願再受那老賊侮辱了。我為保全將軍底顏面，我為要報答將軍底厚恩，我還是早……」

呂布不等貂蟬說完，便截住她底的話，接下去說道：「姑娘！不必說下去了，我知道妳底意思了。我可以對天發誓，決不會有絲毫敷衍妳的話。我現在正用心思的，就

是他和我有父子之情，究竟如何辦法。」

「你又來了。他既做出這樣對不起你的犧牲的事來，你還認這種畜牲做父親嗎？」貂蟬說。

「……………」呂布沉思着。

貂蟬看見時機已到，便單刀直入的說道：「將軍不是姓呂嗎？姓呂的與姓董的，又有什麼關係呢？將軍真會健忘，難道忘記了處置了原的勇敢了嗎？」

呂布鄭重地點一點頭，雙拳握得更緊，重重地擊在坐椅上。

x x x x x

燦爛底燈光，照着精緻底臥室，再加上美人貂蟬身上噴出的香味，簡直叫人陶醉，昏迷。

董卓擁抱着貂蟬，斜躺在軟轉椅上，邊飲葡萄酒，邊問貂蟬：「這幾天身體還舒服嗎？」

「謝太師，還好，不過奉先老是來糾纏的，」貂蟬答。

「這奴才太豈有此理了。他本是丁原的小弁目，我提拔他到如此地位，他不但感激，反而做出這反倫常的行爲，真混蛋！」董卓氣憤地說。

貂蟬給董卓一個迷人底笑，便撒嬌般地說：「這樣老糾纏下去，也得把妾麻煩死的，而且與你——哦，太師面上也非常難堪。太師是朝中的權威者，如果傳出去，成何

體統。」

「我決將這奴才活活處死。看他還放肆不！」董卓說完，將正在要放進嘴內的酒杯，使勁地，摔到地毯上。

貂蟬立即用香羅帕掩住董卓底嘴說：「太師真不留心

，這話萬一傳到奉先耳內，豈不是要與太師不利。」

董卓輕輕地將貂蟬的香帕撥開，哈哈大笑說：「美人

兒真太小心，不要說處死一個奴才奉先，就是活活處死獻

帝，奪取漢室江山，天下又有誰敢奈何我！」

貂蟬不答。倒在董卓懷內，給董卓一個滿意的媚笑。

x x x x x x x x x x

董卓終於在呂布的方戟下犧牲了，而這時候，貂蟬却

回到王司徒的府裡。

大廳內坐着王司徒與貂蟬。

王司徒帶着感激敬佩的態度，朝對面的貂蟬說：「吾兒成功了，妳真是漢室的第一大功臣。吾兒應受我一拜。

」王允說完便拜下去。

貂蟬連忙跪下去，潑泣地說道：「妾雖一歌女，但愛

漢室之心，向不敢後人。蒙大人恩典，特別優待，並收妾

爲女。不要說犧牲妾底貞操，便是焚妾身，碎妾骨也難報

大人的大恩於萬一的。現幸不辱大人的命令，但是，這均

係國家的洪福，漢室的宏運。大人的功勳。不過；現在要

請大人好好地善其後，尤其勿使再有繼董之人出現。」

王司徒有所領會點着頭說：「這是我底責任，我決盡

我底責任。」





我流出了歡喜的眼淚

——記參加印度婦女領袖歡迎會——

紫 墟

世界最真純而熱切的情緒，莫莫過在同病的愛憐，牠們相互瞭解痛苦，瞭解希望，相互知道內在不能用言語流，文字表達得出的思想，願望和苦衷；可憐的印度，我見了她們，禁不住涵湧着的同情和友誼都沸了起來：

聽到了印度出席世界基督教徒教育大會的代表，先期來中國內地作一度旅行和參觀，這日到達抵漢口，女青年會準午後五時舉行歡迎會的消息正是正午飯後，我勃發的熱情一直燃起，似乎要會晤老朋友的迫切；但預劃了的工作，毫沒方法可以扭開牠，攔延下來，焦急地到五點半鐘才趕過江去，歡迎會已經開始了：

就小小的一方綠草場上，她們賓主繞作一個圓圈，當中放了一張小方桌，一瓶鮮花，斜置桌頭！她綠葉紅蕊，楚楚臨風，縱然是如何寥寥的幾根，但代表了我們民族的敬意，我們真純的友情；移視過來，兩旁順着桌子下去，分列的七八位棕色的女士，赤足袒胸，衣服像袈裟披在肩膀，有的裹着在頭上一直颺揚下來；深黑色的皮膚，不知

如何會給我一種哀憐的感覺，不自禁想起「亡國」我落淚了：——呵 被壓迫的國民們！

這時，那位 Missa K. Khudwala 的講演已到，印度婦女教育問題，她音調已感到沈重而艱迫了，不過依舊是清晰而響亮，她有力地說：

「譚到印度女子教育，是一件極可悲的事情，她們因為階級制度的嚴格，受侵略的壓迫，女子中能識字的不過可數的僅有幾個；而這僅有的幾個，不是從政府，從男子得來，乃是她們個人艱苦的奮鬥，竭力的抗爭，和少數一二私人暗中的活動或扶助，才能賺得這珍貴的教育機會；請你們要懂得：印度的政府，印度大部分的男性，他們是沒有甚麼幫忙到我們印度婦女的：」她深褐色的目光，流露出——一線強烈的光度：我返頭看，忽然覺得這黑色的皮膚是如何顯示着有力，堅結的果敢精神，為之凜然！我聚精會神的聽她的一字，一字。

「……現在印度婦女在國會中，已經算是有了選舉的

權利，並且有她特別的位子：當然！我們不希望牠給我們一種特別的位置，因為我們是和他們並沒有不同的人類：爲甚麼要和他們有分別呢？但是我們是讓他們給我們位子的，因爲我們的女同胞未得解放的還多得很，我們有了這特別的位置，可以替她們求解放，自由，平等。」

這一段言語，不獨顯示了她個人的嘴是如何聰明，也可以欣慰着印度婦女的前途有無限光明和希望，想及我們自己，未始也不可不以爲快慰。夢一般的熱望和幻想，藉這一下的開展，趁勢從心靈上壓着的土壤深深埋葬之下伸長出來，勃勃雄心，重新燃起了奮鬥的火炬！固然知道：欺騙，威脅依然屹立此世途，屹立在我們進步的前面，但欺騙不盡我們的信心，威脅不能停止我們連絡無斷的勇士，我們用力反抗，應作衝鋒：

那聰明，慷慨的姑娘作最後的贈言：

「最後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大家都應忘記是中國人或印度人，我們同是世界最老的文明古國，我們同是現在被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願意我們携起手來，一同走上奮鬥的火線，爲真理而抗戰，爲正義而競爭，爲世界偉大的和平來犧牲，流血，使我們這兩個文明古國始終是樹立世界明燈的元老，我們始終降伏了，消滅了擾亂秩序，荼毒生靈的侵略者！」

希望在她圓大的脖子裡放出光芒，欣笑堆滿在她黑色

可愛的雙頰上，那大群聽着的學生聽衆，拍了掌送她退席，然而幾十隻天真，熱烈的眼睛依舊集注在她的身上，她們十分勇敢，坦白的起來問她的話了。

形式已經轉到像討論的樣子，談到了印度對於新憲法態度的問題，談到了甘地不合作主義的精神和現在新派青年黨激進的思想，這些言語，自然含的是興奮，悲酸和苦痛，却也有令我們樂觀前途的地方：只要我們還有熱心，還有熱望，還有熱血，熱情和熱淚：印度是已國的可憐虫，印度但也是可希望的民族啊！看着她們一個個極誠懇的回答，極熱切的表情，火炬活躍在死寂久了的心頭，每一個血管再開始發熱，我昂首青天，忽然歡唱：她們的每一顆心兒，也都被快樂填滿了，於是餘興踴躍，她們主賓酬酢，各自貢獻優美的節目：

印度小姐 Miss You 首先獨唱，她唱的是一隻印度山歌：當烈日之下：農夫們在田裡割稻的時候，他們時常歌詠這一首小詩：她的歌聲是圓熟而清巧的，但意氣是如何蓬勃和激揚，慷慨悲歌之概，這原調是英文的，我不能全懂，祇瞭解得牠的大意，自己覺得是如何愛好牠，貿然在心頭翻成了我自己的歌句：

流血！血！我們流血！

讓牠流過了小溪，

讓牠流過了田隅和峽谷，

讓她也流過大海與河渠，
泛起那民族的榮光，耀照無餘；
希望縱然還遠在前途，

我們沒得有自由，
但必須時常歌唱，

歌唱爲未來慶祝！
寥寥的幾句話中，蘊蓄的無限後望，民族的命運，像

我一個孩子的人生，印度——亡國的印度，還沒有亡去了牠
們未可限的精神的：

我們和印度相比言，似乎有點牠們配不上，但仔細觀
察，我們又何能強似印度？一種可恥的劈拍的麻雀牌聲從
隔壁洋樓上陣陣傳下，抬頭望望，對着八位異國的客人，
我含羞，我含羞俯首！

年輕的女同學們倒很聰明：忽然全體立起，以主人的
資格，回敬了一隻歌兒，自由神開始發出雄壯的洪聲，客
人們都欽容諦聽：

「看！自救的烽火燃遍了四方！」

君然一聲：人琴俱息！祇餘下我們心頭的矜喜，祇餘
下她們眼裡的讚慕。忽又悟起：復興的責任究竟還在我們
啊！

客人興致極高，她們的土風舞又獻藝了：六位可敬愛
的女郎，圍着那把竹椅，繞陣歌舞，因此好似身在平時書

上見着的圖畫裡，她們的赤腳，她們露着雪白的牙齒的欣
笑，她們颯颯欲仙的披紗，我領略到不可言的藝術之美，
立刻憶起古代文明的映象來，覺得那是如何饒有風趣：

笑歌酬酢，賓主交歡之際，惜那太陽已灑下粉牆了，
反照的是一片夕暉，時間在敦促我們，轉瞬成了離散！只
是兩小時的聚會，不知道如何使人那般依戀起來，會散了
，她們也一個跳躍的笑着想和我們一個個談笑，記得不久
前，我會會過兩個遠方來的鄰國客人，並沒有今天高漲的
情緒。而這天的她們是格外的叫人親暱，叫人愛憐，每一
個忠誠、和善的笑給我一種勇信，不禁翻開了隨手帶着的
錢篋裡而活葉的日記本上，請她們中那唱歌的小姐替我留
下名字來，她却十分高興和和藹的說：

「你歡喜我們全體的名字麼！」

我點首笑諾之間，她已經寫好了兩頁紙：Miss K. Kh
andaria 也很喜悅的在本子上留下話來，惜是她們的文字
，我無法懂得：但幾行英文，我知道是「願望我們中國永
遠是獨立和強盛！」

「朋友！我一樣祝福你們呢！」在無言的接領之中，
我一樣代表了我們中華給她印度頌福！於是盈盈點頭之間
，依依別過她們了：我的眼角，忽地掛下一線水珠來，
——我明白：這不是悲哀，是同情與希望混合的歡喜之淚！



死

——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

江
島

暮春的東北，溫和，美麗。明淨的天空，了無纖塵，蕪野上處處點綴着剛出土的農作物的嫩芽。山巒上層層密密的森林，給大好的山河，增加了不少的威嚴。原野的那邊，滔滔的流着大河，小河。啊！美麗啊！原野的深處，層層埋着祖先的白骨。山巒的深處藏着用不盡的金銀銅鐵煤——大眾的生命線。

可是，不幸得很，在五年前，在一個溫和的夜裡，從東方伸進來一隻罪惡的黑手，同時踏進來一副鐵蹄，罪惡的黑手抓破了美麗的山河。鐵蹄踏碎了莊嚴偉大的山巒。從此就開始了大屠殺；黃冑子孫鮮紅的熱血，染紅了松花江，鴨綠江，大遼河……屠殺繼續到五年後，連渤海，黃海也變成了殷紅。一個二個至於幾十個萬。男的，女的，至於一兩歲的嬰孩。

大遼河，滔滔的從遼寧的東北穿過千山，萬水流入了渤海灣。遼河的下流有一個大港，這大港也有着近代文明

的建築物，臨河有四五層的大樓。大樓上五年前尚搖盪着我們民族的靈魂。可是現在呢，現在呢。一切都變了，換上來一塊白布，白布的中間貼了一塊紅膏藥。五年前這種生活的人們，臉上全透露着愉快，活潑。現在呢，現在呢？愉快換成了憂鬱，憂鬱中透過來憤恨。活潑反成了呆滯，呆滯中流露着不安，——這是怎樣一個轉變啊！

大港的一角，素稱繁華區的××街。那裡差不多有半數「友邦」人的商店。他們大都是一夫一妻幾個孩子，外再加雇一個中國十三四歲小孩給他們作牛馬。

興日號也是坐落在××街。兩層樓的門市。未有風門裡面的陳列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東洋兒孩玩具，日常用的化妝品，裝飾品……樓內的右角，特別佈置了精緻的桌子——眼桌，桌子旁坐着一位三十多歲的婦人，穿着和服，拖着木屐。態度似乎很安詳。兩眼不住的瞧瞧那，瞅這。這是與日號老板娘喜子。膝傍有一小孩，穿的海軍服式的衣服。看樣有三歲，剛會走。在門外馬路站着玩的一個穿

着同樣衣服的另一小孩，比三歲那個多兩歲的樣子。對着老板娘坐着的另一角，安置約有五六尺的櫃台，櫃台內站着一位少年，一位流浪在關外的少年，鴻鈞。鴻鈞今年十五六歲，蒼黃的臉上，有三條五條血痕，這是「友邦」小國民的賜與。一雙大眼，不時盡力的閉上，又張開。上眼皮與下眼皮交着戰。昨夜四點鐘的睡眠，的確使鴻鈞不能在這沈靜的空氣支持下去。

二層樓的後面，隔着小小的天井，還有一座樓。樓的下面專做「友邦」人的拿手買賣；海洛英，嗎啡，白丸，金丹，快上快……應有盡有。樓上是與日蹙的老板，「友邦」浪人吉田八郎的秘密會議室。平日鴻鈞叫這秘密會議室爲機關槍，議決的案子是機關槍的子彈，子彈打出去的靶子，當然是我們道地的同胞。

馬路上，嗚……嗚……一輛汽車飛奔過去。

吧！吧！

兩響耳光落在打睡的鴻鈞的臉上，老板娘喜子惡狠狠的對他咆哮：

「支那狗，不去看着大少爺，摩托車軋傷了他，要你的狗命！」

鴻鈞猛的驚醒了，三步當着兩步跑了出去，抱進外國少爺。

老板娘拖着木屐，De……Da……蹣進了後屋。鴻鈞摸摸

剛才被打的臉，掠出昨天被砍的胳膊。胳膊上一寸餘長的血口，滲出暗紅的血液。裡面隱隱作痛。他微微的嘆了一口氣，熱淚從疲倦眼眶流了出來。咬了咬牙，眼瞪的大人。疲倦換上了怒恨，像電流一樣。像火山樣，然而終於沒有爆發。他有不能爆發的原因。

鴻鈞的故鄉是山東臨海的一個縣份，那裡有與東北差不多的風景氣候，當五年前他和他的三哥在這裡跟着一位叔父，弟兄都在學校裏讀書，事情突變，叔父和他們沒有來的及走，前年叔父死了，他弟兄倆就流落了，承同鄉的關照，在去年的春天開始，他才進了這吉田八郎的舖子。他三哥在一個同胞開的書店裏當店員，一年間，他受盡了異邦人的虐待輕視，然而鴻鈞小小的心靈，總惦念着，衰老的雙親。總想存幾個錢進關去看他的雙親。這樣他忍了。

樓上一陣忙亂，浪人們秘密會議散了。吉田八郎送他志同道合的七八個。走進來狠狠的瞧了鴻鈞兩眼，兵……兵……照着腿上就是兩皮鞋。

「小狗子，懶！不知時候你「老爺」。」

鴻鈞忍無可忍，他真的要分辨一下。不料大鬼子却超然的走了。

鴻鈞內心裡翻起極大的波瀾。的確，鴻鈞實沒有領受這兩腳的義務。不是嗎？昨天他們正在開會，鴻鈞進去送

水，吉田說他來偷聽他們的消息。拿起皮鞭來，不分皂白打在鴻鈞的路膊上，並且下了一個警告：如果再冒味進來，定用手槍結果他。可是今天不去侍候，又挨了兩皮鞋。這難堪，這無名之冤，無論加在誰身上，一定要引起相當的反應，何況鴻鈞是一個少年。一個有血性的少年。看吧，他照胸前拍了兩下，表示他要來個相當的報復。

超過常人的忍耐，總也有個限度，鴻鈞變了；熱血在血管澎湃起來。襲擊他的睡神，早跑得無影無踪。他憤恨，樣子有點怕人。他知道不該怨天，也不該尤人。他僅僅是十五歲，環境的磨練，使他對事的認識力，同他的忍耐一樣超過了常人。他明白如果再這維持現狀下去，他的生命將無聲無息的斷送。

本來，鴻鈞來到這兒不久，即打算逃走。但無半文路費，鬼子又查得那樣緊。從陸路往國內跑，是死路，無謂的犧牲。從水路三元多錢的船票，又得「起小票」(註一)使他早已失却想的念頭。然而他始終是死，他不甘心寶貴的生命作敵人的刀上俎；拿自身有用的身體，給仇人開心。他要死得有價值，最低限度，他抱一眼換一眼的政策。

——他準備着死。

天很快的黑下去。

興日號內屋的買賣熱鬧起來。不爭氣的同胞，亂嚷嚷的擠在屋角上。大家用一天血汗換來的一點金錢，來買

片刻的麻醉。往日，鴻鈞看到了這種情形，很失望，很憤恨。常用卑視的眼光去對待。但今天。看見同胞來了，特別覺得可憐。對自己倒起一種不屑的看待。環繞在他的心頭是：「我是可恥的，我不應當給人作牛馬，我不應當毒自己的同胞——我應當喚醒他們……」

夜終於在擾攘中靜了下去。鴻鈞躺在屋角的地板上，睜着兩隻大眼，睜着上面的樓板。從樓板縫裡，不時傳下老板與老板娘的獸言獸語。鴻鈞用極大的自信力，把他的心從憤恨中靜了下去。這並不是他又恐了下去，這正是他思索一種完善的方法來為自己為同胞報仇雪恨。他開始想了，多方面想。

用什麼方法來毀滅當前的仇人，民族的敵人呢？

手槍吧？不行，不行。手槍未必然全打死，況又不容易到手。

放火吧？也不行，燒了店房，燒不死他們，店房又是自己同胞的。

怎樣呢？究竟怎樣呢？鴻鈞的腦子像閃一樣……

漸漸的，鴻鈞蒼白的臉上，露出點微笑。頭似乎點了兩點，他自言自語聲小得只有他自己才可聽清：

「就這樣辦，辦好了，一條命換鬼子八九條命。就是辦不好，也換他們兩條，」

鴻鈞準備着犧牲，但在未死的時候，尤其是在今夜與

奮的時候，却不由得想起他的家，他的雙親。他要辜負他的雙親的願望，打破他雙親的妄想。天南地北不能相見的雙親，那知他的愛兒在這兒過着非人類的的生活，受盡了苦楚。那知他的愛兒準備死，準備着報復積在心的怨恨。準備着去給屈死在仇人淫威下的同胞復仇。他的熱淚奪眼而出。

——回憶是慘痛的，尤其是遠離家鄉的人，準備着去死，回憶起在家鄉甜蜜的生活。

藏在鴻鈞腦膜深處的幾句話又浮了上來：

鴻鈞一切計劃都想妥了，心已決定了。他預備明天偷着開空與三哥商量。叫他三哥設法逃回家，防鬼子們的連株帶治。

從樓上送下了一點的鐘聲，鴻鈞閉着眼睛很想休息一下。但不可能。腦子裡演起了電影，一切慘痛的印象又浮在他的眼前。一個黑影，是同鄉崔仁三，三天前，鴻鈞奉老板命到×領事館去領毒品，走到×廣場，廣場是專預備殺人的。那裡圍着許多憲兵，警察，高崗上站着一羣人。他鑽在人羣去看。有三個赤膀的人跪在地上，反綁着手。第一個他認識是同鄉崔仁三，崔仁三握着無神的大眼破口大罵，聲像破破的鐘。鴻鈞知道崔仁三是義勇軍，但怎樣被鬼子弄了來？他無心再看同胞被鬼子殘殺，急忙忙的走開。大約走了五十步的光景，後面的槍聲響了，不是步

槍，不是手槍，是機關槍。幾秒鐘的時間，三個民族英雄，喪在鬼子的黑手裡。

五天前，鴻鈞同樣經過了××廣場，那裡綁着三十五個林山中學的學生，一個教員。刺那的工夫，寶貴的生命，被鬼子玩弄了。八天，十天……以前，總而言之，鴻鈞每經過那地方，必看到同樣的事。

幾個印象給他的感動太大了。他恨不能闖入××衙門，殺淨××人。

理智的人兒，總會被理智克服下去。五分鐘後，鴻鈞又在想着正經事。

昨天浪人會議中，大家商議要詐福裕東王老板五萬塊錢，他應當去給王老板送個信，防備浪人們。再就是浪人們要騙張太婆的門市房。鴻鈞認識張太婆，與日號的店房，便是張太婆的。她二年沒撈着用房租。最近她預備回海南（註二）故鄉，打算把房產賣了。浪人們聽說她要賣門市房，怕自己的買賣做不成，於是想起來殘酷的方法，想叫張太婆倒找錢給他。鴻鈞既知道了這消息，就應該盡報道的責任。

天亮了，鴻鈞爬了起來，木能的忙着掃地，擦几……老板起來，他更忙了，一人兼做三人的活計。

今天又該到×領署去拿毒品，一夜未眠的鴻鈞，等待下午的到臨。他趁着這機會，可以會他的三哥，可以給王

老板張太婆報信。

下午三點鐘的光景，掛在西南角的太陽，被一朵墨似的黑雲遮住，地下得不到溫和的光與熱。不一會，雲退了，太陽似乎經過一番苦鬥，臉上充分的表現勝利的光輝。——世界上沒有單存的公理，單存的自由，必須從苦鬥中苦鬥中才能得到真的自由與解放。黑雲理住的太陽啊，衝吧！衝吧！衝破束縛你的枷鎖。

太陽光下行着行行色色的人們，這些人們之中，特別有兩位少年，好像前面有着極大的事等着他們幹一樣，蹣跚着健步如飛的步伐前進。雖然如此，他們的面上却一點沒有現出慌張，右面的十七八歲高格子的青年，深沈的眼神，在說明他對一切事皆有遠大的計劃，果斷的能力。突出來的胸脯，在說明他有吃苦耐勞的毅力，堅決的意志。緊靠着高格子左旁的青年，蒼黃的臉上，現出極度的緊張，期望着大眼，握着拳頭。

他們從擾攘的馬路上北走，轉入東南僻靜的小巷。走進小巷，越過工人住的低矮簡陋的幾處小屋，過一條小河，便是一牙農田他們沿農田旁的小徑向北走，二十多分鐘的路程，便到一片小樹林，這樹林便是他們的目的地，這裏既清幽又廣曠，遠遠的可以看清火車頭的黑煙，和隱約火車的影子。他們相互的靠在一棵樹站下。

「三哥……」鴻鈞只叫出了兩字，就有點喘

咽，嗓子裏塞着東西似的。淚已從眼眶隨着臉上的傷痕流了出來。

「四弟，我知道你住鬼子地方是受氣的。不然咱們回家吧，餓死在一塊。四弟，不要太傷心了。」

「回家？三哥你說得太容易了。一個青年成日成夜受着仇人的砍打，成日成夜看着仇人侵侮可憐的同胞，就無聲無息的躲了嗎？不，決不！三哥，叫你能忍下去嗎？我打算……」鴻鈞又興奮起來，拳在空中畫了半圓。

「四弟——要理智一點，忍耐一點。總而言之，早晚我們要手刃敵人的。我忍耐幹下去，找機會加入第三軍去。」

「（註三）鴻賓——鴻鈞的哥哥——也有點興奮，淚也從他的深沈的眼裡滾出來。」

「三哥，我不能忍了，一隻狗堵在牛角洞裏，還會回過頭來咬兩口。難道我連一條狗都不如？三哥！我的胳膊，我的臉，我的腿，我的身體，所有的傷痕，已超過我忍耐的限度。我要幹，轟轟烈烈幹一下，」他把運動過度，緊着暗紅血的胳膊又露了出來。

鴻賓哭了，握着他四弟的手。

「好兄弟，請原諒你的哥哥吧！他使你受這樣的罪，像你這大年紀，不是正應當享受甜蜜的中學生活嗎？」

「什麼甜蜜的中學生活？前幾天我就親眼看見過三十

五個中學生被鬼子結果了。說不定，明天後天我也許同樣的會被鬼子們同樣弄死。所以我要在未被他們殘殺前，報服一下，三哥，請你接受可憐弟弟的意見吧！」

「好，四弟，既然如此，你三哥要替你報仇，替死去的同胞報仇，不過這事要得從長計較。」鴻賓怒夾着悲。

「不行，不行，三哥你辦不到，我一切的計畫都想好了。我今天見你的目的，是請你馬上設法回家。因為我的事成功與否，他們都會捉你出氣的。再說你的年紀比我大，回家去滿可以發活雙親及妹。假若你犧牲了，叫我怎樣辦？」

「四弟，你還不相信我嗎？我絕不能讓你犧牲，我要盡做哥哥的責任，作國民的義務。四弟請你把手刃民族家庭個人的仇人快事讓給我吧，看父母的面上讓給我吧！」

「不，三哥，我從各方面着想，這件事你做都不相當。第一你儘多用手槍和炸彈打死一半個仇人，況手槍炸彈那兒弄去？第二你的學識比我好，將來正用得看你。第三家庭方面靠着。聰明的三哥，恕了我吧！」

「四弟！對付強暴的敵人只有武力，難道你還有妥善的方法嗎？」

「.....」

鴻鈞咬着鴻賓的耳朵，說了只有他兩人可聽清的一段

話。

「好，四弟，你辦得很妙，不過我心裏很慚愧，我是一個哥哥呀！」

「不；三哥，只因你是哥哥，你才應當替為弟的盡這份義務。」

暫時寂寞。兩人的臉上都是相當的興奮，肌肉起了痙攣。

「可是四弟，關於下毒的事，務必小心，千萬不要露出馬脚，否則一切都完了。」

「三哥，放心吧。鬼子們喝必喝個爛醉，多量的毒藥，加入白蘭地中，十之八九，準可把他們毒死。」

「五月一日，距今尚有五日，這五日內千萬要鎮靜。」

「自然。不過五日內你必須離開此地，免生意外。」

「唉！我連看你成功的機會都沒有嗎？」鴻賓掉着淚。沉默。死一般的沉默。小風掠過樹梢，掠過他們的臉上。好像在提醒他們——時候不早了。

「三哥，我要回去了，否則不等我結果他，他就把我結果了。一切都請你照我說的辦吧.....」

「四弟，放心吧！生死之別啊！我祝你成功！」

都哭了，兩個擁抱在一起。他們知道幾分鐘的將來，會有一隻無情的大手把他們拉開。他們要享受一剎時的手

足之愛；半秒鐘也不肯放鬆。

樹葉在頭上嗖嗖的響着，林的深處一兩聲鳥鳴，更增加目前景象之淒涼。擁抱的人，終抑止住他們的感情。擦乾了眼淚，你望着我一眼，我望着你一眼。分別了，分別了，影子在視線範圍內消失了。

這生與死之別，雖然是人間最殘酷，最無情的。但給他們倆的痛苦，却不比五年前的情況更甚。因為他們心靈的深處，永遠印着「不消滅民族的仇人，就沒有幸福，沒有愛，沒有一切。」因為他們生從快樂家庭中過了出來。

五月一日，一個熱鬧的日子。市政府，×領事署，為這件事已經忙了三四天。大清早，通車站的馬路上，五步一崗排好雄糾糾氣昂昂的×憲兵，及為虎作張的見××老爺叩頭，高麗舅舅作揖，而對待自己的同胞却學着「狗子老爺」毒辣手段的可憐蟲——警察。其餘的大街小巷，雖不比通車站的街更威武，却也陰風森森如臨大敵，站着一排一排的同樣貨色。馬隊跑過去，接着便是汽車，整排的兵。好像去曉了要砍掉頭一樣的奔忙着。

興日號隨着太陽的昇出，把貼上紅膏藥的白布拉上了高頭。樓底下和平常一樣清靜靜。樓上的會議室內，却坐着七八浪人。他們吸着煙，喝着茶，候着他們「線上的」。今天的會是每月中最大的集會。在這會議中，檢討過去

一月的成績，起草將來一月的計劃。主人特別備了豐富的中餐。主婦在樓下廚房中忙着。樓下的鴻鈞，得着半刻的安閒。鴻鈞顯然比五天前更瘦了下去。兩隻眼睛，深深的陷入兩塊骨頭中間，看起來有點怕人。轉來轉去，只用他一隻右手。

看樣子，鴻鈞有點不安，雖說昨夜已完成了第一步計劃：四瓶白蘭地中下了足可毒死二十個人的毒藥。然而他老不放心，有時簡直不相信可以毒死人。有時又恐被鬼子發覺。他的心跳動得比昨夜行事的時更厲害，好像要從肋骨跳出來一樣。他雖盡力的鎮靜下去，仍像失掉一件東西似的。不時用耶穌信徒的口吻用至誠的態度自言自語的哼道：「上帝保佑。」門口站着兩個異邦的小國民，穿着新衣，指着別人的旗看着自己的旗，互相批評着。

從東面的衙裏轉出一隊小學生。

噠……噠……噠……噠……噠……
……特拉拉……
……特拉拉……

一面白旗上寫着××市立第一小學。小學生穿着黃制服，手裡都拿着小紅旗。大隊走到馬路上一個憲兵隊長面前，突然跟在隊旁一個三十多歲中年人喊道：

「唱歌，一二三！」接着便是：

「我們的國家獨立了，……我們的民族解放了……自由……平等……」

我們感謝我們的恩人……敬祝他們永遠健康……永遠快樂。……

聲不大，像從嗓子裡擠出來。

入點後的街上，更雜亂了。機關，團體，學校……都排着隊到車站。一羣民衆，後面跟着五六個警察，揮着棒叱喝：

「到車站，走，快走，歡迎×××司令。」

鴻鈞低着頭也夾在羣衆裏面。他知道他自己再不能勾留了，他沒有方法可以回到關內去，他要去找他的歸宿地。

牆上一些紅紅綠綠的標語刺入眼簾：

死

「歡迎「大××」關東軍司令×××」

「歡迎「造福」我國的×××司令」造福已經抓得糊

塗了。×××司令用粉筆從上到下劃了一條槓子。

「×××××萬歲」

「×××萬歲」隱約的旁邊似乎改了一些字，其中大而清楚的是一個「中」字。

大衆進了一個西街，然後一直照北走，照着紅磚房子

的車站走。

鴻鈞脫離了大衆：一直照西走。

走到了一條河邊，這是從東北境向西南流入遼河一條河。鴻鈞站的地方，距着關市有一里半地，距車站有二里地。

鴻鈞心舒服了，他望着水，他的腦海裡映出眼前的：是一個長形，案子上，擺着幾碟菜，四個空的白蘭地瓶子，十多個空酒杯，地上橫七豎八的躺着一個個仇人，連喜子也在內，一點也不動。

「三哥，我成功了，我報仇了，我……」鴻鈞張大着大嗓子用力的喊，末一句已喊不上來了。

「碰！」

水花滾起一丈多高，鴻鈞整個的身消失白色的水花中不見了。

(註一)從關外入關內須的有「入關證」俗稱「小票」。

(註二)即山東。因處渤海之南。

(註三)第三軍即東北義勇軍。



舞台裝置和演員導演者演出者的聯繫

陳夢荻

一、舞台裝置在演劇中的重要性

舞台裝置的主要功用，簡單地說起來，就是供給表演者一個空間，使其動作有所依據；不但要給與表演者一個適當的環境，除了背景的顯示而外，還要造成正好的適合劇情的氛圍氣。即算是一座客廳，臥室或辦公室，森林田野等等不同的境域，要用幾種恰好的形體，線條，以表示它的風味，要用一種或數種顏色顯示它的情調，只要劇一開始，首先接觸到觀眾的眼簾，就有可以喚起他們一種新的感覺的能力，叫他們一望而知這是塊什麼地方？這一點做到了，進而至於演員的服飾，道具的顏色和形式，無一不是根據劇本的需要而用着的。台面上許許多多的東西造成了必要的統一和諧，不但適合而且要達到增加劇中情感的目的，要是破壞了這應有的統一與和諧，即使是佈景上的一根線條，衣服上的一隻圓角或方角，以及景中諸物顏色上小小的錯用，這些別說是微小的地方，都足以破壞全劇的空氣，是不能盡了舞台裝置的發揮力量的。

爲了使一個演劇得到成功，這裏邊需要若干的執事者，而這些執事者都是踏着統一的步伐前進的，不許任何一個落伍，也不許任何一部門各行其是，所謂故事的時間與空間，由劇詞和動作來表達，更由舞台裝置而顯示。於是舞台藝術才是完整的健全的，由此成長發揚，方可得到正確的偉大的收穫。

舞台裝置的性質及其重要性既經明白，它在一個演出中的地位可以不用多說了。因爲一個舞台的裝置，若是違背了統一和諧的原則，或者喧賓奪主地強佔了其他的部門，或者尙不能達到所需要的程度，都不能夠使一個演出有圓滿的結果。

至於因爲某一個演出所用的表現方法有所不同，有些只用簡而又簡的幾件道具，甚至連背景也不用的演出，這樣說來，那末舞台裝置是多餘的了？不然，就因爲舞台上還置放着幾件道具，演員還穿着衣服上台，你就不能不承認那也是舞台裝置，即算沒有用上舞台裝置的名義，實際上已經是舞台裝置了。

明白了這一點，則舞臺裝置不是演劇中的附加物，也不是讓畫匠在舞臺上去展覽，有了舞臺裝置然後能完成舞臺藝術的全部，沒有舞臺裝置就不能達到理想的演劇的成就。由是舞臺裝置的意義既明，而它的地位。它應負起的責任，也更明顯的是很重要的了。

二、舞臺裝置和演員的聯繫

有人把演員看作藝術行為的繼承者，因為演員能把觀眾誘入幻想似的境地，使他們（觀眾）受着他的支配。這樣看來，演員是一個演出中的中堅了，但他（演員）除了接受導演者的指示，用他的修養他的體驗來表演以外，他還得要受着舞臺裝置的限制，這個限制，似乎沒有一個演員會承認的，因為演員所根據的是劇本，所接受的是導演與給與的指示，然而演員必須在一個環境中來表演，他不能失掉空間的依據，他不能離開一塊優美適宜的地方來表演，而舞臺裝置者所給他造成的那美好的環境，是根據劇本而來的，是有着舞臺藝術的根據的，演員不是一座房子的主人公可以要求他的工程師隨自己的意思去建造一座他認為需要的房子，他沒有這權利的。為了演出上的成功，為了演出中的統一與和諧，他得受舞臺裝置者所造成的環境的支配，而且會利用那環境以表演。當然，舞臺裝置者也沒有更改劇本的權力，但舞臺裝置者所裝置出來的景物，都是經過導演的同意，根據劇本而產生的東西，所有演員不但要依據裝置出來的景物以表演，而且要站在同一為演出增加集體效果的立場上受着舞臺裝置的合理的限制，這是舞臺裝置者和演員的。

三、舞臺裝置和導演者的聯繫

導演者的任務，其最重要的在於怎樣聯絡演出之前的各種工作以及表演諸部門，使之產生一種最大有效的力量，而將一個劇本有生命的搬上舞臺，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導演者的技術，學術，精力有限，他沒法獨立支持這種複雜的戲劇的演出，演出中重要部門的舞臺裝置，這工作有時導演者也會擔任，但通常總是另有專家——舞臺裝置者來擔任，比較更合理些成功些。

在一個戲的排演之前，導演者選定了劇本，交給舞臺裝置者去設計，舞臺裝置者就去研究那劇本，知道了那是怎樣的一個劇本，需要在舞臺裝置上用怎樣的一種表現，就研究所得到的結果，拿與導演者去商量，或者遇有不便利的地方，也可以根據導演的見解去變更，這種情形，並非人與人及地位上的差別問題，這不過是謀得技術上的成就問題，導演者應有採納舞臺裝置者的合理的建議之必要，正是為了藝術上的成敗問題。

導演者和舞台裝置者的地位是同等的，他們倆只是有着技術上的不同，在做着分工中不同樣的工作而已，所以舞台裝置者有根據劇本而設計的全權。至於導演者爲了工作上的便利而有與裝置者商量的地方，則裝置者亦應接受其意見，爲的是要達到一個良好的目的，使一個演出有應得的預期的成功。

四、舞台裝置和演出者的聯繫

演出者，是一個演出的主持者，他有依着他自己的主張以搬一個戲劇上演的權力，他是介乎導演者和舞台裝置者以上的，他對於後二者的工作有參加意見甚至支配的必要，因爲那是他的權利。但演出者不一定明瞭裝置上的諸方面，他只要認定這一次要用某種姿態演出，裝置者就可依照那原則去裝置。

（如果舞台裝置者自己是演出者的話，那就又當別論了，那時節裝置者可運用自己的主張去裝置了。）

所以演出者有統一一個演出的全權，不像導演者和裝置者僅有統一排演或統一裝置設計的全權。戈登克主張用一個腦筋去統一創造，是戲劇工作中最理想的理論，從事各部門的工作者，都得有此觀念的。

五、結論

從上述幾點看來，我們知道裝置者在演出中的地方以及和演出中各部門的聯繫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有爲的舞台裝置者，既然明白了他的地位，認清了他的責任，以他的純熟的技巧，根據劇本——深悉劇本——來設計，這麼一個舞台裝置者正是現代的舞台裝置者。他不能亂作主張，也不能以畫家的資格上台賣弄，從研究劇本開始到演出時分，是他用心的時候，從背景到裝飾以及服裝道具燈光的配製，甚至於舞台的形式，這些都是他用心的範圍。於是這種能夠增加效果，創造恰合的空氣的舞台裝置，也就是現代的裝置。

說到近代的裝置大家，愛皮亞（A. Piria）萊茵哈特，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梅伊荷特諸人，他們才能算是在舞台上用心血的人，雖然他們數人的主張手法並不相同，而他們有着創造的胆識。不拘泥於成法，不依舊規，純是爲了自己的主張而裝置而演出的，戈登克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人，可惜始終沒有達到他的理想的境地，萊茵哈特才算是實行了他的一部分。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梅伊荷特諸人，正是極端努力的時候，這些人都是值得敬佩的，因爲他們看清了舞台裝置是居於演出中的重要地位的。有了舞台裝置，然後能完成整個的作風，更要演出中各部門得到充分的聯絡，然後集體效果才能獲得，所以舞台裝置應和演員導演者演出者有着充分的聯繫，理由是很重大而且也是事實必然的。



光復之夜 (獨幕劇)

吳若

時代：一九三六年冬，收復百靈廟之夜。

地點：百靈廟，李俊家。

人物：李俊——青年，曾作本地小官，現充偽匪小隊長。

李妻——二十五歲，普通裝束。

李秀——妹，二十歲，中學生。

李母——五十多歲。

桂媽——三十歲

老李——偽匪一，三十歲。

老張——偽匪二，三十歲，兇暴相。

老魏——偽匪三，二十歲。

秦老爺——偽匪下級軍官，四十歲，蓄小鬍子。

軍士若干人(不登場)

偽匪軍官一人(不登場)

佈景：舞台面為中堂的側面，正壁懸二圖，一為東四省地

域圖，一為岳飛手題「還我河山」的紙幅。二圖下

方桌一，上置鐘一，指四時。椅二，左手旁門通李

俊房，右手旁門通母房。舞台右側面前為大門，臨

街；舞台左側面設大書案一，中供祖宗龕位，煤油

台燈二，左右各一，皆燃。壁上懸條幅一，條幅邊懸父相。書案旁門通灶間。台中大火盆一，椅三張。

幕開時，鐘鳴四下。母，妻，妹，圍火而坐，火光熊熊，

室中靜寂。三人皆十分憔悴，母與妻臉有淚痕。遠

處有斷繼的槍聲：辟拍拍，辟拍拍拍。

母：四點鐘了！槍聲一夜沒有停。

妻：媽！我總耽心，他們打到什麼時候止呢？

母：誰能够說得定。

妻：這時候，不知道有多少人，又死在槍下了。

母：唉！俊兒還沒回！我耽心他，聽說國軍現在都非常英

勇的。

妹：是的呀！國軍是英勇的！那些土匪偽軍的死期到了！

那些狼心狗肺的漢奸，賣國賊，定會死個乾盡！

母：孩子你不要這樣。你哥哥也是當中的一個；你相信他

是賣國的嗎？媽知道他，了解他！可是，他在前線是

真的，他在替偽匪出力，打中國軍隊是真的！

妻：媽，你也知道，他是為我們一家衣食，被逼迫去的。

妹：逼迫，爲什麼不好在前綫反正？爲什麼不掉轉槍頭幹？

母：小聲一點，秀兒，小聲一點！我們的性命，是沒人照顧的。兵慌馬亂的時候，人命就比一根草也不如，我老了，死了也沒有關係，可是你們年青人，將來的日子正長着，你們是千萬不能死的！

（外面有斷續的槍聲。）

妹：媽，別說這些話！我恨我自己！我是太無用了，（站起走動）我躲在屋子裏，聽着槍聲！聽着中國人殺中國人的槍聲！我恨不得喝那些僞匪的血！我恨不得吃那些糊塗禽獸的肉！

妻：妹妹，你以爲你哥哥……難道你不能原諒你哥哥……？
母：不要吵了吧！要是你爸爸不死，我們也許不會這樣的爲難！也用不着你哥哥拚着性命挨餓我們吃。唉！

（妻妹低着頭。）

母：說起了你爸爸的死，真是使人難過呀！秀兒，你沒瞧見，那時候在學校沒回家；那一夜，比這時還早一點，我聽見外面遠遠地一排槍聲，過了一會，又一排槍聲，並且有大砲的聲音——瀋陽是從來沒有砲聲的！我那時候，並不知是××人強奪我們的地方，可是因爲你爸爸那夜是值星官，整夜沒回。鷄叫的時候，你爸爸回了，他臉色蒼白，氣急敗壞！他說：「××人佔

去了北大營了！××人佔去了飛機廠了！我們要開差，退，退，退出瀋陽！」你爸爸說後就暈倒了。秀

兒，瀋陽是我們的家鄉，我們祖先的墳墓都在那兒，我們退到什麼地方去？你爸爸決定不走，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鄉。第二天，××軍隊進城，你爸爸一人奪門出去了，出門時他喊着「打倒××帝國主義！」可憐！不到一個鐘頭，你爸爸的腦袋！高懸在我的門口了！秀兒！你爸爸死得多麼淒慘！你們還記得嗎！
（槍聲：辟拍拍拍，辟拍拍拍。）

妹：媽媽，我們記得。

妻：媽媽，我們記得：

母：你哥哥從外國趕回來，我們才搬到這地方，想不到這裡又被匪佔了。

（槍聲漸逼近）

妹：媽！你聽！槍聲漸打漸近了，今夜，國軍也許馬上會打進來。

母：你說這邊要打敗嗎？敗，應該敗的！可是，你哥哥：

妻：媽媽，他不會有危險，他是軍官。

妹：軍官！好一個軍官！他忘記爸爸的死了！他忘記我們是從故鄉被趕出的了！他是一個敗子，他不够格做個中國人！

妻：（呀的一聲哭着走進房去）

母：秀兒，你讓我安靜一下吧，我的心要從胸前跳出了！

我爲什麼顫抖得這麼利害？（外面敲門！）聲音：開門

！開門！

母：啊！什麼人敲門！不要開，不要開。

聲音：開門，俊嫂嫂，快點！有要緊事。

妹：是李大哥的聲音，開門吧，媽，沒關係的。（開門。）

李：秀小姐，謝謝您，我來開吧。（急進開門，佩刺刀缺

光 長槍。）伯母！好消息。

母：烤烤火吧！你們打勝了嗎？

復 李：不不不不。

母：俊呢。

之 李：他在前面指揮。我告訴你們，國軍立刻就會打進來，

前頭部隊都到百靈廟了！今夜是總攻擊，國軍的攻力

非常猛！

妹：真的嗎？李大哥！

李：誰騙你呢？秀小姐，趕快準備慰勞將士的禮物吧。

妹：啊，我們可重看到青天白日的旗子了！我們能够享受

自由平等的權利了！媽媽！你快樂呀，你瞧，中國人

覺悟了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力量。

李：是的，小姐，拿酒來，外面多麼寒冷，溫度已經到了

零度下幾度了。國軍現在已是第六次衝鋒，犧牲的精

神真叫人佩服。

妹：桂媽！桂媽！拿酒來。

母：大發，你們打敗了，你高興什麼？

李：伯母，你知道，中國軍隊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

呀！

母：俊在前面危險嗎？

李：伯母放心好了，他帶的一連兵是機關槍隊，可是，他

媽的，真有趣極了，他從來沒有對自己國軍認正作戰

，每一發都是無目的地放，一個同胞也沒傷着。

妹：對呀！中國人就不該打中國人。

李：你瞧！（取紙單來）這是中國飛機拋下的，就說到這。

所以我們都是真正的覺悟了。只要有機會，我們就反

正的。他媽的，誰都是被壓迫着才做這種勾當。你瞧

，你唸把伯母聽吧。（交李秀。）

妹：噢，你們聽我唸：「親愛的同胞，親愛的弟兄們，你

們是中國的同胞，你們是中國的弟兄，你們拿刀槍來

破壞中國的統一，你們拿刀槍殺自己的父老，這是你

們出自本心的嗎？這是你們自己願意做的事嗎？不，

我們敢斷定你們是不出自心願的，因爲中國人愛中國

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們是被壓迫的。我們知道

你們始終是愛國的，我們知道你們一有機會就會與我

們合作的。親愛的同胞們：我們既往不咎，大家聯合

起來吧！把槍口朝外轉向我們真正的敵人吧！」

母：話說得真對。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的敵人。殺你爸爸的敵人。

妹：李大哥你是和他們合作的？

李：哈哈，誰又不是這樣子呢！小姐，酒呢？

妹：桂媽！

母：輕聲一點，桂媽在害眼病。

桂媽端了一碗酒從灶房出，兩眼微開，紅腫。

桂：老太太，這時候有客嗎？您要早點兒請安啦！

李：（飲着酒。）

半妹：啊！媽媽，那面旗子呢？現在我們用得着了。

母：什麼旗子！啊！傻孩子，在那兒呀！（指治家格言。）

在那條幅後面。

卷一刊月半
七期
妹：（上書桌，在條幅背後取出二摺着的國旗，抖開，張張擺擺。）哈哈，偉大的國旗，你明天就在此地的天空高懸了，偉大的國旗，你永遠是受中華民族的愛戴的，你是象徵着自由，平等，犧牲，奮鬥！你是象徵着中華民族的光明，純潔，赤誠，正大！我們四萬萬同胞都愛護你，我們不久要在中國所有的版土上面看見你。

（外面拍門聲甚急。）

母：誰在敲門，你快藏着吧。

妹：不，（跳下）爲什麼還要藏着？這是我們中華民國的

國旗。

母：可是，現在國軍還沒有進來呀。

遠處槍聲甚密，拍門聲亦急。聲音：（老李！老李！）

李：伯母，我去了，他們瞧着我進來，不會放鬆我。

母：外面不是很危險嗎？

李：沒關係，不殺人的話，天老爺是不讓他被人殺的。

聲音：他媽媽的，開門啦！老李，開小差，槍斃！

母：那麼，你只好出去吧。

李：是，秀小姐，你避避吧，兵敗的時候，他們比猛獸還

可怕。他們會因爲一點小事，做出殺人放火的事。

妹：是。

李：再見，明天我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再見。

母：讓我關門吧。會見了後，你叫他小心，我們這一門就是

是他一點親血脈！

李：您放心好了！決無事。我們都「合」字兒。

（李大發開門，張魏湧進，各帶長槍刺刀，滿臉橫肉，血暈紅回。推李轉。妹將國旗藏大衣中走進廚房裡。外面槍聲，辟拍拍拍，更響。）

張：不要出去，他媽媽的，敵軍正向前進，又兇又猛。老

魏掛了彩啦！你瞧他左臉。血不知流了多少，現在給

吹凝固了。你瞧他這怪像！

（老魏閉了門，放了槍，一下靠坐在地上。眼睛閉着

，伸吟。）老婆子！拿酒來！酒！快點！

母：是……是……

李：老張，這是伯母！李連長的老太太。

張：去你媽媽的！什麼老太太，少太太，爺兒要喝酒，就

要喝酒！去！（李秀急駛入灶房內）

母：是是。桂……桂媽……拿酒來。

聲：沒有啦！客呀！

光 張：他媽媽的！爺兒們在外面拿性命拚，爲了誰？

李：你歇歇吧！老張，酒來了喝就得了！

桂：（拿酒上。）誰要？

張：這兒！

桂：（張目，嚇得跪下。）啊！大爺。

張：（接酒，一飲而盡，碗甩地打碎，一掌打倒桂媽。）忘

八蛋！瞎了你的眼睛！

桂：哦！大爺，饒了我吧！

張：滾蛋！

桂：是，謝大爺。（起身，預備走。）

魏：給我一碗酒吧！哎喲……

母：你就拿一碗給他吧！

桂：是，太太。（下）

母：這麼冰天雪地，你們戰士們真是辛苦！我們老百姓，

真是感激不盡啦！

張：爺們不要誰感激！他媽媽的，爲了幾個臭錢，性命是提在手上玩。活一天，算兩個半天。

魏：老太太，你說你感激我們嗎？你不把我們當土匪嗎？

母：不敢，不敢！

魏：我們真是……真是糊塗，哎喲……這子彈再偏過一點兒

，我性命早丟了！我們死了多少弟兄，我們傷了多少

弟兄，我不明白，我們打仗是爲了什麼？我們死，是

爲了什麼？

張：不要作黃狼叫吧！姓魏的，掛上一點兒彩，就他媽媽

的心酸口酸了。

魏：老張，你是好漢！我們死了也沒人憐惜呀！

李：對呀！死要死得光明，榮耀。

張：爺兒們死？不會的，好漢子要什麼人憐惜！

桂：（持酒碗上。）那位大爺要？

張：這兒。

魏：這兒。

張：（伸拳）這兒！

桂：大爺！給你，給你。（給張，張飲。）

魏：老李，你做點兒好事吧。給我一口熱熱吧，我實在支

持不住了。拿點布給我的傷裏起來吧！敗了有救？我

們就快快……快快的敗吧。（包裹）老張，你救救我吧！

張：（給魏喝了酒，捧碗）再送一碗來，老婆子，你去找布

來！

母：是，桂媽！你去拿酒。（桂媽下）我拿！拿布去。（入俊房。）

李：伯母，您安靜一點。

魏：哎呀呀！痛死我了。哎呀呀！

桂媽捧酒上，其時，陣地發一大炮聲，桂媽碗嚇跌。

俊房內發生跌倒聲。妻叫聲：噢！

張：什麼？（衝入俊房。）

李：老張！老張！

妻張惶跑出，張追出。

桂：什麼事？（跑進俊房。）

妻：媽跌了！媽跌了！（跑進媽房，張追，李扯。）

張：媽媽的，爺又不是老虎，跑他媽媽的！偏要擒住你。

李：老張，老張，你站住站住！

魏：你少作點嘍吧！

張：（推倒老李。）爺偏要親你（追去母房。）還跑到那兒去

？哈哈，親嘴！親個嘴！

桂媽扶李母出。

母：這是瀋陽那夜的炮聲！瀋陽那夜的炮聲！

李：（爬起跑向魏。）槍給我，槍。（在魏手中奪去。）

母：什麼？

媽房中，掌嘴聲，接着妻的尖叫聲：——呀——張大

笑聲：哈哈……

李：壞了！壞了！一定要幹這混蛋！

張：（出，臉上有血痕。）哈哈，刀上又多了一個鬼！（刺刀上紅血殷殷。）

李：你？

張：（舉着槍，）幹了！她打我耳括子。他媽媽的！

母：誰？

張：不受賞識的賤貨！

母：啊！（暈倒）

李：（趨前）伯母！伯母！

桂：太太！太太！（跪倒）「天老爺呀！天老爺呀！」

張：哈哈……

李：（迅速的站起，對着張一槍）他媽的！

張：呀！（倒在地下）

妹：（從廚房走出指着張的屍身）該死！這個魔鬼！

槍聲：辟拍拍拍，辟拍拍拍……拍門聲……

俊聲：開門！桂媽！開門！快！

老李將張明屍身拖進房內，走出來再去開門，李俊右手垂綳帶，左手持手槍和秦老爺進。秦老爺右手持鞭，左手持槍，慌張中現兇猛。

魏，李皆感覺到威壓。

俊：媽！

桂：少爺，回了！太太暈倒了！

俊：（上前）暈倒了！媽媽！拿熱水來！你去。（桂媽入灶間。）

秦：（翻魏李，）亡八蛋！你們躲在這兒！搶到老爺家裏來

了！（用眼睨着秀）這個臉蛋兒倒不壞！

槍聲漸近，辟拍拍拍，隱隱有群衆呼喊聲：「殺！」

「前進！」

光 秦：（莊嚴地）快！裝槍，立刻到街中去！

魏：哎喲喲！老爺！痛呀！

復 秦：媽媽的！爺們這一排人就是四個，吃人家三十份的糧，你還要躲懶？百靈廟失了，就是我們的死期到了。

魏：我們暫時向後退吧！

秦：退？後面指揮軍將機關槍架着，你向後退，他就群拉

拉！一個也活不成！

桂媽捧水碗，

夜 桂：喝水呀！太太，喝進一口了。還喝一口吧。

外面槍聲甚密，門外煙火閃耀。母吐氣，已經，群如

釋重負。

妹：媽媽醒了。

母：你這賊！你這沒良心的，你不得好死！

俊：什麼事？媽！

魏：那張……

李：（急用眼止之）他媽的，一個弟兄跑進來，毫不講理的

殺了連長的太太。

秦：噢！亡八蛋！混蛋！是誰做的！

俊：啊呀！天呀！

外面槍聲近，又密又响。群衆吼聲：「殺！」「前進！」

秦：去！去！中國軍進攻到市中心了！

魏：老爺！我實在不能走了！（坐地下）

俊：去，叫他們去，敵軍快近了。避敵的遠令，槍斃！

秦：是！去！你先走（對老李）。你起來走，對老魏，去！

去！（拿鞭劈頭鞭打，）

（俊手槍急發，中秦倒）哎……

俊：哈哈！也有這時候！

李：魏！哈哈！他也有這個時候！

俊：（對發怔着母）媽！你不要着急，我的傷是假傷，我是

和國軍有聯絡的。（伸下綑帶中手）國軍勝利了！立刻

百靈廟就是我們的。我們要鼓着威風，一氣收回我們

的失地？

母：（站起）中國軍隊勝利了？一氣收回失地？

俊：是的，媽，我們都是愛國男兒，有良心的中國人都反

正了。

妹：哥哥！我懂得你了！我誤解你了，我佩服你。

俊：我知道你這一向都良我的，可是我因此才更加高興你

中國的女兒，應該有血性！

（外面有人敲門，聲甚急。）

母：有誰敲門了。

李：不能開，不能開，（上前推緊。）

僞軍官聲：開門，開門！讓我避一避。

俊：是指揮官的聲音，這混蛋平時是挺威風的。

僞軍官聲：我有友軍的三千賞銀，我送給你們！只讓我避

一避。

俊：不開，不開，讓槍彈打死這混蛋！

半 僞軍官聲：開……噢——（倒地聲。）

月 李：他媽的，幹了。

刊 母：又死了一個。

卷 妹：賣國賊，死得好，死妥了！

七 外面遠處槍聲甚密。前進軍號聲

期 群呼聲：殺！

一人聲：打倒××帝國主義！

群呼聲：殺！殺！

一人聲：中國人投降過來！中國人降過來！當僞匪的死！

群呼聲：殺！

俊：媽媽，你聽，多麼雄壯的呼聲呀！

李：立刻他們就會佔領百靈廟了。

外面汽車笛聲連叫，群眾聲！衝啊！上前衝！

一人聲：左右都佔領了，衝！

俊：僞匪的最後防線也快破了，大軍進廟了！媽。

妹：啊！大軍進廟了！

李：中國人到底打勝了！

魏：中國人到底打勝了！

俊：這是血與頭顱的代價，我們要奪回我們的地方，我們

要回到我們的瀋陽去！

李：我們要回瀋陽去！

母：你是你爸爸的兒子！

妹：我們要替爸爸報仇，你們去，幫忙中國軍隊打仗去！

俊：我們準備歡迎吧，國軍的力量很充足的，桂媽，把我

以前買的鞭炮拿出來，綁在竹竿上面。

桂媽聲：是，少爺。

母：可是，你的媳婦兒，她……（傷心地）

俊：她，個人的犧牲事小，我們的勝利是光榮，是偉大。

妹：媽，快樂吧，你聽外面前進的槍聲，我們快回故鄉

了！

母：啊！殺殺殺，多麼可怕的世界呀！

魏：哼！多麼可恨的僞匪呢！

俊：媽媽，不要難過，這是中國復興的開始，我們要用鉄

與血保護我中國的主權，我們要用鉄與血收回中國的

失地！（外面槍聲近到屋前。）

李：打到門口了。

俊：這裏立刻就是中國的了。

妹：（拿出國旗張開。）中華民國萬歲！媽媽！中華民國萬

歲！

俊：我看見了你重在此地了。這裏的同胞自由了！中華民

國萬歲！

李魏妹

中華民國萬歲！萬歲！……

幕急落

外面前進號聲，前進呼聲，鞭炮聲不絕。

完

「本劇歡迎試演，

但請通知筆者。」

紹軒習作集

胡紹軒著

全部二十萬言計分下列五種

(一) 自傳

(二) 小說

(三) 戲劇

(四) 散文

(五) 論評

每種定價二角五分合購全部一元二角預約僅售一元附贈精美洋裝函套一個準於本年九月出書七月底前截止預約預約處武昌三道街四十二號武漢文藝社 代辦：武昌北新書局 漢口現代書局

烽火

張哲之

力量築在國防的前線，
自由的歌聲震驚大地，
誰說我們是不抵抗的懦夫！
滾開你吃人的黑嘴！
休管冷嘲和熱諷，
艱難裡集起我們的刀槍。

不求大腹買的相幫，
也不要紳士的援助，
黑暗裡
舉起輝煌的烽火！
壓迫中
颯揚祖國的旗幟！

希望在咆哮的浪濤裏找尋！
生命在瘴魔的巨掌裏支持！
願在猛風巨浪裡造時代的英雄！
願在烈燄暴雨裡建鋼鐵的中國！

征人曲

白也

妳兩頰泛動的紅雲，
眼波中凝聚着的智慧，
離別時妳的淚痕，
可否仍在妳面上留存？

當我流連着旖旎的美夢，
我的心像和妳融化在一起；
但，朦朧初醒來時，
只聽得嘶嘶的風聲夾着戰馬哀啼。

號角聲又在耳畔響了，
伙伴們咸已奮起，
親愛的，我不能再朝夕想妳了——
不能凱旋，我亦無顏見你。



月 夜

太 庚

一切的聲息都躲避得像死去的一般沉寂，

金烏漸漸地西墮

——剩餘着黃金色的光芒；

暮色已滿佈了大地，

由淺灰，深灰以至於黑暗。

銀灰色的月光已普照着四周的萬物，

閃爍的明星環繞着皎潔的明月，

微微的晚風吹過那綠森森的樹林，

——不敢有一點聲息；

只有那頑皮的夜鶯，

想一聲撕破這一片的沉默。

遠遠的古剎裡鐘聲飛揚，

晚歸的漁翁在高唱，

不由得震動了我的心弦，

——引起了往事的回憶；

在茫茫的人海裡，

已消逝了一年的青春，

回憶，祇留下了一些遺恨！

過去的事實不用回憶，

未來的渺茫不去顧念，

願創造一個「新的生命，」

和那明月一般的光亮！



一個圖書館員的自述

碧 茵

一定有許多人在羨慕，圖書館是被目為社會大學，而圖書館員也正代表了一般不繳學費的大學生，大學教育在目前的中國還是一個美麗的夢，像航空獎券，香檳票一樣受人豔羨。圖書館除了沒有畢業文憑以外，一切不和一個設備得完全的大學兩樣。既有人夢想當大學生，一定也有不少的人在憧憬圖書館員的生活。

有位朋友對我說過：

「如果我有做館員的機會，三十元的薪水我也幹！」自然，這位還是個沒大吃過苦的少爺們，他不知道三十元並不是頂壞的數目。

「我真羨慕你們，不花一文錢，就有那多的書看，我多麼想多看點書呀！」這又是另一位朋友的話。

我找不出相當的話答覆他們，我是在不願意使別人的幻想受傷而自己又不負欺騙了人的疚歉之間感到一絲悲哀了！

書，這是一個神妙的字，「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可以用這兩句話來鼓勵書獃子，也可以用來安慰一生在破紙堆中討生活的朋友，但是，這又是多

麼明顯地表示出讀書只爲了黃金美人，而早就把人生的目的——功利，教育給一般年青的人呀！

教孩子讀書只是爲了忠君，顯親，求自己的享受的時代已經成爲歷史上的陳迹了，不過，現在呢？老實說這毒素並未在人們的腦子裏泯滅，牠只是換了一種姿態和外衣而已。有幾個辛辛苦苦把兒子從小學攻到中學，中學又攻到大學，甚至永遠在兒子的身上做着博士夢的，不是存一份做封翁的心理！

因爲大學之門有如以前的衙門，「有理無錢莫進來」，於是，沒有錢的孩子只有永遠把學校當做一個夢，一個天國。在失學的學齡兒童和青年統計上看，那數目是够驚人的。我們從這上面可以知道中國能受教育的人只是極少數，和貧富的比例一樣。

有缺憾，也就有聰明人來想辦法救濟，名爲社會教育的圖書館就應運產生了。

新建的北平圖書館，聽說單只油漆一項就費去好幾千元，更不惜應用着種種的設計，願到閱讀者舒適與安全，比如爲了要調劑看書人目力的疲勞，就在牆壁上漆上一種

淺藍，據說那顏色最宜於用腦力的人的眼睛！武昌新圖書館，宮殿樣巍峨地登在蛇山上，也是早給一般人注意到，做過要人的移靈處，做過選拔真才的考試場，雖然到現在還只是一個空架子，計劃中的漢口圖書館也聘請梅蘭芳劇團演義務戲籌款作基金。中國是個有着悠久的文化歷史的古國，現在能够在我國固有的特長上加以發展自然不能不說是可喜的現象！

做着這給許多人羨慕着的工作，差不多近兩年了，我並沒感到他們所理想中的幸福。這裡有的是千千萬萬白紙黑字的軀體，是無量數書磚砌成的坟墓，你若不把自己的生命放進去，這兒只是一些木乃伊！

做了我們這行的，只有永遠和骷髏作伴，爲了更多人的需求和便利，我們把自己的時間，精力完全耗在編目的需求登記等等枯燥的工作上去，爲大多數人謀幸福，總是快樂的事，雖說這事還說不上爲大眾謀幸福，但頂少算得一點貢獻，爲了這神聖的貢獻，我一分不敢忽略自己的任務，像從先我在一家醫院裡做醫生的助手時，用不純熟的顫慄的手去爲病割瘤子那樣。而在這艱苦的任務完畢時，確也有種輕鬆的快感，我感覺我是爲另外一些人多少盡了一點力了。

兒童閱覽室是和成人不在一處的，在這小小的環境裡，仍然很明白給我看到了階級的区别，有提了油條籃菜籃

的窮孩子，也有包車夫坐在門房裡候着的小少爺。在這些天真的面貌，我能說是誰在他們中間播弄呢？而且我根本對社會教育這好聽的名詞起了懷疑了，當我叫一個實驗的孩子每天來看書竟被他拒絕了的時候。他說他要用兩角錢一天的利潤去維持他的母親和祖母的生活。我沒有能力改造他的環境，同時也覺悟到我的理想仍然沒有進步，仍然離開實際是這樣的遠！

另外，我又看見了那些成人們看書的態度，那是以中等學校的學生作爲主幹的，而他們所借的書大半還是一九二七年左右流行的多角戀愛的小說，頹廢派小說以及武俠小說。且任意在書上加上眉批，點註，或個人幽默的感言，若另外一人看了，則又在批評上加以批評，我曾見了玲女士的在黑暗中，有人在莎菲的日記那篇批着：「戀愛病狂的患者」又在一個大學生的私生活上寫着：「好書值得三讀」！我歎服批評家之多，批評之博！

剩下來，自己看書的時間就不多了，雖在偶爾偷閒裡，也爲那些白紙黑字的木乃伊煽動過一點感情，甚至流下一些不必要的眼淚，而總不能獲得我需要的啓示，我從書裡看見了古人們也是在苦悶徬徨中抓自己的頭髮，也是在人生的狂濤中喘息，反而使我們隔開實際更遠了。

讀書；不是風雅人們自詡的所謂清高，更不是一只鐵鑄的飯碗，我們有豐滿的生命力，儘有發展的方向，「筆

掃千軍」，「一字值千金」，究竟是一句古語了，如其生在書齋裡關着門讀死書，不若在生活裡求得一點活的知識。知識像叢生的野菊一樣，只要你留心，在生命的園地裡

到處都可擷得，正不必定要去咀嚼前人的遺蛻。當然，能有閑工夫去圖書館裡作有系統的研究，也是很需要的。

編者 後記 編輯者

馬耘砂先生的「九頭紀」一文，表面看去好像是一篇神話，其實，是有着很深刻的寓意的。

無論對於任何事情，唱高調容易，腳踏實地做起來就難，從「記友人北遊雜感」一文裡，啓示我們青年人凡事要先仔細想一想，再決定主意去做，才不至於半途而廢。

滌紫先生的「戰線風景」一文，是寫實的作品，文筆流利而活潑，讀來毫不費力，不用介紹，他是一位老作家，滌紫是他的筆名。本期刊載一節，以後當繼續登出，以備讀者。

其餘各篇，恕不一一介紹，讓讀者自己去品評吧。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來稿關於發揚民族精神提倡中國固有道德之文藝作品無論小說，詩歌，戲劇散文，論著，譯述以及國內外民族英雄之傳記史實等，均所歡迎
- 二、來稿長短不拘，以語體文為主，論著間亦採用文言，但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三、譯稿須將原書及著作人名出版日期等，詳細註明。
- 四、投稿者，須開具真姓名地址以便通信。
- 五、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有郵票者，不在此限。
- 六、本刊對來稿有修改權，如不願者，須預先聲明。
- 七、來稿經揭載後，未聲明不受稿費者每千字酌致酬金二元至五元
- 八、來稿請寄漢口咸安坊啓昌里三號或武昌礮之洞路二十三號收

價目表

每半月出版一冊	逢二十六日出版	每卷十二冊	每年二卷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零售	一冊	一角三分	國內及日本南洋一帶
預定半年	十二冊	一元二角	國外
預定全年	廿四冊	二元二角	在內
			一元二角
			四元

奔濤半月刊

第一卷 第七期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王亞明

主編 王亞明

編輯 魏詔

出版者 武漢奔濤半月刊社

總經理者 上海雜誌公司

華中經售者 華中圖書公司

印刷者 武漢印書館

地址：漢口府北一路
電話：二二九五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位	每	期	刊	費
優等	封面封底內外面	四十元	全	面	半	面
上等	目錄版權前後	二十元				
普通	正文前後	十元				
		五元				

廣告如用彩色價目另議

讀書界之好音



字書界之創舉

辭源為我國字書中之最高權威，早已風行全國。正續編各附四角號碼索引，檢查益覺便捷。茲為更求便利讀書界起見，採用次道林紙，印行丁種普及本（六開版式），自四月十五日起，至六月三十日止，發售特價，視原本定價不及半數，而紙質光潔，跡明顯，並無遜色，以廉價購備要冊，此為僅有之機會。

〔正續編〕三冊 合售
定價七元五角

特價五元二角五分

（比原本定價便宜六元七角五分）

〔正編〕二冊 定價五元

特價三元五角

（比原本定價便宜三元五角）

〔續編〕一冊
定價三元五角

特價二元四角五分

（比原本定價便宜二元五角五分）

△國內郵費掛號費每冊二角三分

商務印書館印行